



U 6
4064
29



門外
號 4064
卷 32-29

大事編年

英宗紀

金尚魯罷職

壬午三十八年六月六日傳曰今當復政欲飭往事其豈
一二而雖皆勿問若不言其中最甚者則孤雛腐鼠正法
之類其能服乎代理顧瞻依違釀成殺百人之舉此則非
徒不匡墨刑而已政院詳考崇文入侍日記其時臺臣一
併遠竄傳曰代理承旨非郎吏則其父欲見下闕次對日
記而承風抹去其敢欺君予之筵說日日呈納至於李顯
重而極矣以此爲罪人孰免也此亦予勿問者最初不爲



據理而自欲諂書納以開無限之弊當該承旨刊名仕版噫王法無私宜先大官予亦有酬酢者其若不論豈曰自強莫曰其後死敦勉遭萬世所無之事既帶職名其何遠巡城外觀望而去乎此予所謂不若狂恠之載浩也領府事金尚魯罷職

金尚魯付處

正言申益彬所陳臣卽伏見今日傳旨最初開弊之人只施刊名仕版之典臣欽仰 聖上包容之德而懲礪之道宜先大臣前領府事金尚魯貧饕不法衆口喧傳至於周遮壅蔽之罪在所難免以今番十五日頒教時言之逡巡

門外亦無一劄仍卽還鄉臣分虧矣三司不備故雖未更請而臣竊慨焉 上曰臺臣慷慨以陳意雖尚矣豈可以一臺臣所懷卽降處分乎初九日三司所懷前領府事金尚魯受 聖上倚毗之眷屢年相國少無補效孤負恩眷極矣日前僚臺所懷不法等語此其餘事今番大失國體自上雖加譴責豈無加請之律中道付處斷不可已 上曰十三日後其礪風俗宜先此人職在其師且兼元輔初直末軟釀成今日予則曰此人頃於諫臣深嘉激切且於今日又見公議依啓遂付處清州未幾放還又未幾許令致仕

李澐賞職

傳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正謂李澐也其時臺閣所不能辦者澐能爲之蓋寬饒自劉北闕今澐自刎延英門外其雖生矣無愧古人今當初政生蓋寬饒不示嘉尚何勵末世特除僉知中樞府事又傳曰已卯李澐自刎時行公不言臺臣一併遠竄於是當竄者近百人傳曰四年臺臣並竄過矣已卯八月念後行公人特竄於是以姜必履一人現告命削職勿配獻納朴致隆言曰李澐抱書親呈見却喉院拔刀自刎而終不上聞近於壅蔽其時在院承旨請罷職上曰不可罷職而止特命遠竄李澐上

書拒納承旨洪良漢金勉行遠竄

李基敬啓

大司諫李基敬所啓論思之臣薦相曾所未聞昨冬徐有良乃於筵中力薦趙載浩稱以當世第一人到今載浩罪犯昭著之後不可置而不論請龍岡縣令徐有良削去仕版依啓又所啓尹光紹本以狼毒之人自犯廢錮之罪出入城闔蹤跡陰秘且渠與弘福邀置隣近爲營家室情誼深密不可不嚴懲請尹光紹絕島定配依啓又所啓向來弘福輕先正刑而其招中柳絲南姓人奉事者之說端緒自見所謂柳絲南姓人俱以虱附載浩夤緣發跡其在此

隣晝夜押昵便同家人則載浩陰匿之狀萬無不知之理
請柳絲南姓人設鞫嚴問又所啓栴棘罪人李永輝特命
撤籬永輝所坐非細請還寢撤籬之命依允

李興宗所啓

獻納李興宗所啓向來宮城護衛之時隨駕諸臣不得頃
刻離次戶曹判書金相福身帶藥院之任乃於院直省記
之後擅出禁門往見趙載浩於胥命之所載浩名出鞫招
負犯何如而離直馳言若有一半分謹畏之心何敢以平
日私好有此擅離潛候之事請金相福罷職 上曰依啓
又啓曰咸鏡監司趙明昂曾按湖西多行貧汚料販餉米

之儲至被竄謫之典及其見任宜思悛改而又乏廉聲人
皆唾鄙請趙明昂罷職 上曰先下金吾推考當觀供辭
以處之又啓曰平壤庶尹鄭克淳以凶賊恭考之女婚曾
任懷德縣監時往拜恭考所瘞之處便同掃墳之儀略無
忌憚關係世變且久任營下腴邑專事不法見過於前後
道臣不止一二而恬不知媿貧墨愈甚請鄭克淳遠竄
上曰爲先拿問處之又啓經筵之職爲選清切固非人人
所可濫授行副司直李彞章人望素輕不合是選而夤緣
濫通請李彞章永拔經筵之望不允其後數日李興宗引
避曰金相福事昨見左揆劄本則其所往見蓋出於大僚

之勸送而擅離院直往問藁次豈是被勸而可爲者乎二
十六日正言鄭景維處置出仕

府啓

府啓十五日頒教復政後布告中外孰不聳動奔走而前
衆判韓光肇晏然在家無端不衆其心所在有不可知請
削職荅曰韓光肇回駕時偶見爲駭今聞此啓既有北面
其君之心今方頒教何敢不衆大靜縣烏配持平任璫啓
曰韓光肇以載浩劫姻受其卹育不衆陳賀請絕烏圍籬
安置依啓仍前烏梘棘

七月十七日傳曰觀其色而處分非人君之事頃者下教

予自悔矣而其後酌處意亦在焉烏棘之律終涉過矣望
八其父望海雲而流涕依前配處定配鴻山

鞫趙來鎮維鎮

趙來鎮維鎮拿來親鞫各刑幾次配處 傳曰趙來鎮今
番就捕不過問其間事實而其所供條理詳悉曉然逆順
至於維鎮憑藉下令不受由非其時往來春川使一世誑
惑之狀渠已自服雖殺無惜而一月之內載浩既已正法
維鎮來鎮皆以趙景命爲祖而入於帳前其在 雖不
可不問憶昔年心愴然今來鎮既已白脫不可全然遽釋
衆酌三陟府定配

傳曰前司書李昌任昨年秋間入對聞以載浩在鄉為非使載浩聞知之令即書于趙維鎮事理固然而因此有維鎮忙往來載浩春川所居出因招拿刑昌任亦出因招有是教往來之事輕率之飭焉可無也特削其職維鎮以奉禮

傳曰罪人趙維鎮初則以為假托手札下令誑惑一世云矣今覽渠招雖非渠之親聞而八對時非載浩在鄉之令惶恟忙往來春川故以致誑惑其所假托非維鎮也即浮囂人也茲事於渠脫空而訛言之本即維鎮故聽其言觀其貌則與載浩一而二二而一也此一事外無他贓物大靜縣衆酌島配大司憲鄭光忠大司諫安允行各陳所

懷請維鎮勿酌處更加嚴訊正法依啓
上又命仍前配勿杖問於是光忠允行又爭之不允維鎮遂死於獄

柳善養所啓

七月正言柳善養所啓昨年夏間一二臺臣陳戒之書孰不聞知而乃於親鞫之下前承旨鄭夏彦敢以在外未聞等語為欺蔽之計推諉傍人至有儒臣之替對情態可惡請鄭夏彦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答曰依啓李善現徐命膺上書後
上問近有臺章否夏彦對以不知推於玉堂沈履之對曰此數日無之耳又所啓正法罪人弘福本以妖邪見棄於渠之儕流則惟彼道臣何敢於渠而

給價買屋繼粟聊生自著親厚之狀請忠清監司尹東暹
罷職不叙 荅曰依啓

又所啓昨年鞠招中沈塢之名亦出矣前春川縣監沈鏡
及隣近守令已被譴罷則惟彼沈塢豈獨晏然請寧邊府
使沈塢罷職不叙 荅曰此不過垂裕挾撼入招中而渠
舍憾誣人自服不允又啓趙甲彬以恭億之子情既黠猾
跡又陰秘其父收牒之後固當屏跡息交縮首訟罪而不
少懲畏偃處江郊出沒城闔且與尹光紹往來親密隱然
爲廢族之領袖議者隱慮固已久矣交結弘福之光紹旣
被竄謫之典則親密光紹之甲彬豈可置之於輦轂至近

之地以招將來之慮請趙甲彬極邊遠竄 荅曰越一橋
論人涉不美若此不已誰將措手不允又啓頃當大論方
張之日前持平李東恭時帶軍門卽廳無故行公而及除
臺職忽稱在外此等假托之習不可不正請前持平李東
恭削去仕版依啓

金養心所啓

常參入侍時掌令金養心所啓前參判黃景源處心暗劣
行已卑賤從前踐歷無不僥濫薄有文墨之技雖爲媚世
之資曾爲國子之長九於課試之際狼藉行私人言喧騰
清朝用人之法豈可只取其文不顧其人雖是兩館之任

決不當擬論於此等之人况加於此者乎請黃景源日後
文任之望改正 上曰殊欠公心不允
又啓經筵之職地望自別前吏曹衆議徐命膺與李彝章
有親查之嫌而若不舉察故通擬向日論啓諫臣只急於
拔名經筵而不及於通擬之銓官可謂倒置請前吏曹衆
議李命膺罷職

七月五日持平李迪輔所懷黃景源方在罪削文任之停
望與否非所可論且泮試時用私之說尤極黷昧徐命膺
事經年事過之後強覓論列前掌令金養心罷職不叙
上曰依啓

掌令李鎮恒所啓

書講入侍時掌令李鎮恒所啓李彝章之不稱於經筵選
雖是公議而堂上官元無相避之法雖通清僚堂發言則
不以一銓官親嫌枳塞而乃以彝章之通於經筵論列徐
命膺殊不成說且黃景源科場作私既無現捉而置人於
黷昧之地尤爲不美至於來頭未經之職預先改正之請
前所未聞臣謂金養心永拔臺望可也依啓

姜趾煥疏論趙沈

正言姜趾煥上疏曰咸鏡監司趙榮進自初蔭仕多有鄙
瑣之謂及入銀臺又多僮伺之譏其爲西藩亦有不廉之

聲今此北藩之人決不可委於此人校理沈昂之素乏文學其委此任如非奔競何以得之於是兩人皆罷免尋特除榮進大司憲台臣呂善應啓以才有台斥旋即除職事涉未安請速差從之

姜趾煥啓馭李養源

正言姜趾煥啓曰前掌令李養源名係抄選而鄙悖之舉不一而足嚼頰安姓人之良役勒占其家基逐年受糶多至二百餘石而請嚼彌縫無意還報且居鄉不善專事豪強隣近受苦世豈有如許抄選乎請永削抄選事 上曰旣見其人又知其人今此所聞無乃浮曉風聞宜如詳審

東宮定號

傳曰今則三月已過昨日臨墓時祭文已諭親爲題主意蓋深矣今則儲嗣重矣一依皇明故事世孫稱東宮講書院爲春坊衛從司爲桂坊初一日告由太室其日當親臨頒教祭文及教文當製下至是日御建明門頒教曰茲遵洪武典禮世孫定位東宮凡諸儀節一從常例於是東宮僚屬如舊例

諸臣放免

八月傳曰李顯重所爲雖無據其時下教過於其摘金普淳草記雖不審年少所致至於以筵對下教事旣微也則

非大舜隱惡之意白首復政豈行中年所不忍之事近密
仕事之臣因事抉摘無惜少年新進之人豈以事之不重
奏對輕率坎軻其身在建之臣孰能寬心顯重特爲放送
普淳特寢付籤之命李應協金光國金勉行曹命米尹光
紹李萬恢林德躋并放送

朴致隆疏

疏畧曰十三日處分實出於我 聖上千萬不獲已之舉
而不善輔導既有其人釀成今日亦有其人則其敢曰今
則萬事已訖而一切斷之以世子之過不探釀成之本源
而終始歸之於處分之獨斷則其將國不得爲國人不得

爲人相率而入於爲禽爲獸之域矣惟彼兩相詭識淺陋
學術蔑劣姑且狃安以爲得計周旋兩闕掩蔽周遮言言
而諱之事事而秘之具允鈺之改書李永暉之面瞞皆是
所使而然也終使儲君一不聞忠直之言一不見仁善之
諫朝晝所爲率皆導成過失日夕經營罔非導成愆尤馴
致乎喉院之臣壅蔽成習耳目之官含嘿成風終至有千
萬不獲已處分之境文興弼遂之極奸何以過此此又誤
國誤君之臣而俱是宗社之罪人也一則傳會薄罰只施
付處之律而才過旬月已蒙快宥聞其付處之後不思訟
罪益肆猜暴咆哮本俸列郡震懼此莫非冷笑薄竄蔑視

朝廷之致也載浩之跋扈未足喻此則不善輔導釀成今日之罪莫敢誰何尚據左揆之席覲然翱翔又當輔護之任既負誤導之罪則其將何顏出入於梓宮之前乎既負釀成之罪則更將何面進見於東宮之前乎若使此人輔導東宮若如前日之爲則四百年宗社必亡於此人之手亦非所以保全戚臣之道崇品重臣雖在外藩遭值無前之事則固當箴規之不已而乃反以非禮之儀非禮之物必欲炫耀榮感論其罪狀此亦誤國之臣宗社之罪人也嗚呼都下及近畿之民孰不知十三日處分出於萬不獲已也至若深山窮谷之民或未能詳知伏願 殿下推本

溯源又彰此三臣之罪明示黜退曉諭中外以慰思悼世子九泉之魂則深山窮谷之民亦皆洞釋矣嗚呼自畿而路旁印符之臣偃然在衙眼無儲君之罪合被大何而譴罰不加前日臺臣言之熟矣若曰事在既往不必更論則一隅青丘無復有君臣之義矣載浩之陰肆凶謀睥睨王室有浮於戊申之賊不奪不饜之大逆大賊也如重道茅枝葉之賊既用大賊之律則載浩收挈之典不容少緩趙載萬趙趾命方治大逆未及收殺之前逆魁至親汲擢用或爲復職卽署或爲陞品守令此專由於紀綱頽廢小無敬謹之致其時銓堂烏可無譴責之典也李宗明以遐

方之人出位言事雖有可取之端而聞其書語悖謬多不擇發告君之辭不可若是其悖甚無倫及其見退之後往復喉院詬辱承宣罔有其極其時喉院專事壅蔽恐或上聞終不以奏只據他事勒遞卽職臣謂宗明改正臺望當該承宣削職斷不可已也疏入下教坊責致隆左相洪鳳漢前相鄭彙良特命召見乃命致隆免爲庶人黑山島栢棘洪免相爲領中樞卽謝恩尋復相

權極疏

正言權極疏李彥忠爲其兄往來載浩家圖差勲都言必稱春相載浩島配時請其押去而受判堂之叱退臣謂絕

島安置李萬恢以載浩至親弟兄叔侄皆賴其力親問之下以欲殺載浩納招竄配未幾而宥臣謂亟收放還之命載浩子完鎮置諸輦轂之下他日之禍有未可知宜絕島安置以杜奸萌曹命采李應協薄配旋宥春秋誅黨臣之義安在哉宜還收宥命今番設廳纂錄如上五人正其罪以嚴義且今諸人宥配之時執法之臣宜爭執而持平李晟以赦語添入爲請宜罷職答曰李彥忠萬恢依施曹命采其招果欠白直復竄近於已甚李應協斥之以黨母乃過乎載浩子依請定配洪晟依施李彥忠巨濟安置完鎮南海安置李萬恢依前會寧遠竄

洪鳳漢袖劄

左議政洪鳳漢袖劄伏以臣於相職夫豈有復冒之理哉欲進則大壞廉防欲退則徒屑恩數徘徊踖踏不知所措迫於事會黽勉承膺抗顏鼎席只自忞怍然臣之去就臣不自由究其本心公耳國耳千竒百恠之可驚可愕者惟聖上在上臣不必憂而臣之所深憂別有在焉憂之也深故思之也切夙宵結轡耿々不捨而所係至重爲言至難嗶嚅至此臣誠死罪嗚呼十三日之事尚何言哉自戊申以後國本久虛舉國靡依乃於乙卯之春思悼世子誕生天質歧嶷德器寬厚 聖明無憂神人有托及夫迎渭

禮成則殿下豈不曰予有佳兒而臣之愛戴之誠自別於人逮乎庶務代理則 殿下亦豈不曰予有丕子而臣之顯祝之私亦倍於人一國臣民孰不有迺頸願死之忱而十餘歲以來不幸有疾旣無可執之症又無可指之症非病而病作歇無常臨朝而收斂則未或失儀處內而任情則實多隱憂 聖上屢勤教誨而醒悟無望廷臣間進歲規而扞格不入此皆莫之然而然是豈本性哉臣於其間日事焦灼非欲上欺宸聰而時或自歸於掩覆非欲曲隱睿失而事或不免於周遮終不能刎頸剗腹以效古人尸諫之義一則臣罪二則臣罪臣之愚意以爲氣血旺盛今

雖如此一年二年廢或上天默佑百靈陰助溲然開豁本質呈露以至回憂而爲喜矣嗚呼孰豈料輾轉層加終至於不敢言不忍言之境而致使我 聖上乃有十三日大處分耶嗚呼伊日 聖上垂涕而論於臣若曰世子之至此舉世皆知卿則以爲全由於病予則以爲非專由於病然病亦氣也氣亦病也亦氣之所使全失常度無變不有馴致今日予躬至有難言之危迫在毫忽誠亦凜然予躬縱自不恤其於宗社何其於生民何倘或拘於至情濡忍不決以任其難言之變則東土臣民其將謂以病氣所使而有所容之乎既不容焉則論之以事理其將置其後於

何地然則三宗血脉無以保而四百年宗社亦將何所托乎顧此事勢有可以一分曲保之道而不爲之曲保則在至情寧有是哉雖不得曲保有可以一分善處之道而不爲之善處則在常理寧有是哉變機已急危慮轉極不得不行萬古所無之舉不如是無以紓其變而拯其危也予其不慈而然乎予其不忍而然乎實爲宗社也爲生民也今予處分之後則所謂難言之變已無可言而予躬獲安宗社咸奠他日承予以享有國家者乃其子孫也設令逝者爲其身而計之與其生而如彼無寧沒而如此且以其固有之本心論之惟當幸予躬之無憂喜宗社之有托何

暇恨其一身之不幸也哉雖爲其子孫者其若默想此至
難言之危機深軀此不得已之苦心則隱痛固有之揆以
道理不敢議至於今日之處分此豈非定萬世父子
君臣之天經地義乎猗歟王言丁寧懇惻經權得中
義理獲正臣於蒼黃震剝之中涕泣承聞至今莊誦而及
至事過之後 殿下旋降復號之命仍施賜謚之典魂宮
之禮墓所之儀寔遵國制無所欠闕臨窆之設誅題主而
伸懷此蓋出於曲爲子孫兩全恩義之聖意臣於此尤不
勝欽誦感歎噫 聖上爲國之慮深遠 聖上止慈之德
隆摯臣若不思所以奉揚而昭示之則是負 殿下而負

臣心也嗚呼 聖上今番之舉誠不獲已伊日之教亦不
獲已臣雖愚迷獨能仰體聖意之攸在而在庭諸臣與臣
同此心矣八域羣生亦與廷臣同此心矣凡今日覩而耳
聞者亦豈有一毫他意而世變無窮人心難測倘於時移
事往之後矢志恐國之徒急於乘機巧於嫁禍掩却今時
事實創出別般議論敢指 聖上之處分以眩後人之聽
聞則其極我宗國無復餘地若是者非已已遺孽即戊申
餘黨其凶壯逆腸固無論已臣之所慮則見理未明隨時
撓奪者安知不以爲 聖上之此舉雖非得已獨有所不
能無憾者乎諸臣之奉承雖沒奈何猶有所不能無責者

乎執謬見於人情天理之外倡橫議於上制下脅之間直
以爲親當卞之言慙患之熒惑之則其勢難遏其說已入
而爲 殿下今日臣子者無不受其網打當此時也臣則
老已死矣設或不死必當先被其擠雖欲憑依而抹正有
不可得然則爲此說者自當歸於背馳 殿下之科矣安
有無難於背 殿下而反爲效誠於思悼盡忠於思悼之
子孫者耶雖其本心與凶孽之甘心煽亂有異而畢竟貽
禍於邦國將未免同歸一轍思之及此誠不勝氣短而心
寒也伊日處分之時既無左右諸臣而知 殿下之心承
殿下之命者臣也蓋向來焦迫之端非止一二宮掖之

內景色違 閭閻之間傳說曉 至於搢紳大夫聞之有
詳畧知之有淺深而其爲因措中外同然及聞伊日傳教
之後始乃洞然皆知若臣則所處也異故所經者多驚心
於人命之相繼呼號喪膽於羣情之靡所止泊內無貴賤
外無崇卑莫非臣之爲之憂懍者而許多事端許多歲月
不撻膏則飲泣慮之緩而猶願被髮入山痛之極而直欲
捨命投水而臣不能辦此泮然苟生者非徒徒死爲匹夫
之諒誠以大小憂責在臣一身臣不在則尤無一分可恃
故也而惟此至難言之變實是至難處之境古大臣當之
未知何以處之而 聖上既燭臣心臣則以爲大義所在

只知有聖躬而已 聖上流涕而斷之臣則流涕而從之
噫親信於思悼者莫如臣思悼吾君之子臣豈不欲以事
殿下者忠於思悼古有爲太子死者若使其時事狀不
至此極則臣何惜碎首天墜以死繼之而所秉至嚴奉承
不暇是豈忘思悼而然哉怵一死而然哉所可恨者只緣
臣學識魯莽命道窮畸初不以正而輔導終至於事變之
罔極撫躬慚痛寧欲即地溘然而方來之憂又復種々薰
心臣之情事吁亦憾矣臣之斷々此心蒼天上臨鬼神傍
質後千萬年亦必有哀今時之不幸諒臣心之無愧者而
抑又思之臣猶外臣固不足言亦有可以由於內而曉於

外者嗚呼暎嬪思悼之私親也愛子之情人固同然而婦
人尤甚誕育思悼定位銅闈又無他子之可以屬托後事
者則其慈愛庇保者果如何事到難言不得不爲 殿下
泣而告之當大義割私恩男子所難以婦人而辦焉其護
聖躬安宗社之至誠達識固將有辭於後况惠嬪與世孫
以下之舉皆全安者寔賴於我 聖上之至德而仰體聖
德左右而嘿庇者亦誰之力耶當斷而斷當慈而慈而盡
其宜人無間然設有不逞之類自以爲思悼而百端求過
於今日其忍斥言於思悼所生之地耶嗚呼當其時也臣
承命進見於惠嬪則惠嬪撫世孫之頂揮涕而語曰吾以

妻而罹此境汝以子而遭此境只可自悲其命其將誰怨
而誰咎且吾與爾保有於此時者惟 聖上也吾之所望
於爾者祇承聖意痛加自勵爲賢而爲聖則此所以報聖
恩之萬一而孝於親之道在此而已辭語切悲傍聽於邑
未嘗有一毫幾微色此固 殿下修齊之化有以致之而
雖在悲哀罔極之中慈孝之篤至如此此臣所以欽仰於
殿下家法之隨處而采光也惠嬪今日之心如此則世
孫他日之心可知而凡爲 殿下之臣子與 殿下臣子
之子孫者亦不得容一辭於其間此箇義理不但昭揭於
一隅青丘亦將建天地而不悖矣嗚呼 殿下有此處分

而哀痛者存焉映嬪不忍諱而哀痛者存焉臣與廷臣亦
奉承而哀痛者存焉環東土生靈孰不知君臣上下之無
不哀痛也哉哀痛自哀痛義理自義理其不可因其哀痛
之私掩此義理之公則明矣雖使聖人復起亦不能易此
言矣歷攷往牒至危至艱者未有甚於此時而幸賴我
聖上嘿而運之變而通之民瘼將絕而復續國勢旣危而
復定行一時之權垂萬古之統苟非 殿下所作爲出尋
常萬一則今日之爲今日有未可知然此乃 殿下之所
親經者臣不必更進於 殿下之前而若於後日欲論此
事則至不忍也至不敢也以臣而猶然况諸臣乎今之位

在大官者臣年差小而名位亢極屢經憂畏神耗形鑠幾
何不溘先朝露且念歲月易馳耳目寢遠或恐奸小之輩
乘時粧撰使 殿下之大處分歸於掩翳而不章率至世
道之害無窮而不知宗國將稅駕於何所此臣之無事不
慮無慮不至而必欲及今痛陳茲敢披瀝肝血齋沐搆劄
涕泣而袖進之蓋欲以明 聖旨於當世杜亂源於來後
者也知臣在此罪臣在此伏乞 殿下亟賜燕覽明降批
旨仍將此劄付之史官以爲千古之徵信焉噫玄室已閉
萬事都訖追提既往義所不可而安危所關不得不言俯
仰嗚咽不知所云取進止 荅曰覽卿之劄不覺隨間涕

下噫莫云六旬七旬備經艱辛者莫若予也備經難堪者
莫若予也此何諭也因此位而然也書曰克艱厥后而予
則曰此則例語也何謂艱辛何謂難堪予生於聖際深荷
聖恩世間無艱辛之事世間無難堪之事而一自辛壬以
後歷艱辛之會遭難堪之事嗚呼青丘即一朝鮮嗚呼朝
鮮頭著帽腰橫帶者莫非喬木世臣也其若思三宗之血
脉同寅協恭則雖有怨國之輩自可銷心雖有梟獍之類
亦何生心嗚呼予之六旬皇兄攸賜予之七旬皇兄攸賜
而忍過辛壬又撰昭鑑非徒遙望懿陵涕霑于衫中夜興
思夢裡猶悒嗚呼抱此無限之懷猶不能耐豈意遭萬古

所無之事乎予雖否德粗識義理嗚呼十三日事所重宗
國以義制恩此正事應既已我則如故也心猶不忍其何
復提而噫乙亥纂修欲闡義理于今編輯嚴下事實八年
內兩次設廳嗚呼青丘若有君若有國其豈爲此可見世
衰若此之後不忍者細故也洞諭者重事故其欲抑不忍
而一諭卿劄到首尾千百言字字血忱句句忠款非卿處
地孰能爲此非卿相識孰能辨此義理嚴正悃幅無隱不
覺欽歎噫卿猶若是畢陳予獨何心其不委諭嗚呼諶云
莫知其苗之碩亦云燈下不明正謂予也嗚呼戊申以後
國勢岌業而有乙卯首春之慶生來資稟寔非予溺愛不

明也心自謂吾國其庶幾而雖然生于邦內無事之時莫
知多少艱辛之狀自古史牒流於豫者皆由於此而觀其
世道亦云罔涯故噫常訓論自省編心鑑政訓書因
此而作也不能以身教之只以文字教焉何以食效嗚呼
其果流豫初則受其飭而醒焉者多嗚呼近來如水浸濕
非徒月異而歲不同其誠日異而時不同至於再昨年而
極矣嗚呼各守西關豈予樂爲進見一款亦一細事予之
日夜焦心夙夜煎于中者莫知三百年宗社之稅駕於何
地亦莫知環東土臣庶之將到於何境大抵凡事見一其
百庶可揣度其雖不聞不覩之中若覩若聞坐於燈下唯

煎熬於方寸只飲涕而瞻雲雖然豈意到此嗚呼東郊設
祭宣仁焚物誠是料外雖若此不過慾敗縱敗者予猶撫
心自悼者自古雖有荒淫之君未聞荒淫之世子者也嗚
呼其雖至此昔之伊尹其一相殷太甲所爲亦不過不惠
阿衡其猶放焉况爲父者其猶不忍者漠然不知至於此
境唯望悔悟故也噫頌教之文旣諭宗社之亡迫在呼吸
吹角聚軍伊時景象可知嗚呼諸臣聞此豈可晷刻遲迴
非眼無其君其誠眼無宗社嗚呼豈忍提說雖十三日以
前隸臺下賤豈不聞知而十三日以後非徒羣臣雖嬖孺
前日猶莫知者洞然皆知御苑驪山之形卽其甚者若無

事予豈有此事嗚呼殺百餘無辜之人聚十餘萬之財而
宣仁門所焚刑具僭上物小民皆見嗚呼乃至於迫在呼
吸之境者旣有此事故無所不至者也雖然十三日之舉
豈爲予一身而然哉若無十三日處分二十一日雖欲復
號焉可得也嗚呼三宗血脉將置於何不此則已到此之
後若無了當吁嗟元其將魚肉此猶細事須者樂善堂
予心慄然者咫尺同闕必犯所重故也吁嗟微寧亦不思
及初意則冀其自裁事不獲已至於嚴囚之事其時爲此
予爲宗社以義斲之者也噫雖匹夫爲先不顧小恩况爲
人君而繼三百年宗社顧三宗之血脉者乎嗚呼此舉豈

予近卅載所料者欲抱術編而顛陟降未可得也六日相
守心豈忍哉其或解也宗國臣庶亦第二件事也難言之
慮豈徒予一身哉心在莫重意在宗社不忍二字何敢念
及若此之故數日之間衰耄之方寸銷鑠無餘矣欲見予
心二十一日卽序復號之命隨櫬洩哀特題其主予意其
欲恩與義并施者也嗚呼青丘謫所謂以匙食餈者孰敢
有他意而難測者世事所經者亦多矣雖然其作昭鑑時
大有異焉何卞之有哉而但爲世道爲縉紳一歎諭者今
覽卿劄復何泯嘿噫所陳于予者其難若卿劄焉意所重
而然也其陳之時亦陳御苑罔測之舉而文政下教臨門

頒教時忘不並諭此與迫在呼吸一脉貫通者也嗚呼不
待卿劄臨視時親聞孝哉惠嬪誠年少婦人難辦者也旣
有賢母何慮其子而以周公之忠成王之賢啓金滕而乃
覺將十三日下教及卿劄與批荅箴于史閣杜宵小之詭
說嚴義理於來世

尹九淵梟示

九月四日正言權極啓曰酒禁近弛請犯者梟示其明日
大司憲南恭會啓曰聞南兵使尹九淵私釀酒犯禁請罷
職遂卽命宣傳官往其營摘奸搜酒傳曰聞聞師潛釀當
令宣傳官取頭以來而風聞難信先令宣傳官取酒具以

來此後申飭勿付部官此無異於強竊付諸捕廳又傳曰君命當信自今至十八日隔十五日翌日五部分遣宣傳官摘奸尤甚者令訓局於露梁沙場梟示五部及各司若犯禁者梟示其司堂上投畀北塞事分付領議政申晚入侍言九淵事在梟示令前宜有衆酌承嚴教而退十六日宣傳官自南兵營持麴子及玄壺舊盛之酒者八來九淵亦拿至命出御南門樓領相及左右相洪鳳漢尹東度聯劄曰宣傳官所捉只一空壺一塊麴不可謂快得真贓極律過矣且壺未必盡是盛酒亦或貯醬醋麴未必盡釀酒也亦有備藥餌凡具者以此而直歸於犯釀無或爲桶窵

之端乎劄八並罷職 上教曰頃年柳世喬誤捉時予亦知味而醋今以聞師梟示豈不詳審故舉壺近梟煮酒之臭觸鼻和水接指知味猶有酒臭今坐玉轎仰瞻彼蒼不勝悚然自今日減膳三日出宮時三司諸臺臣并削職

姜必履司諫呂善應持平崔敏

三大臣待命遂御南門九淵拿入決棍四

度承服結案上教曰九淵犯釀箇承服梟示懸竿以警中外是夜還宮

十七日傳曰梟示人之兄與子焉敢晏然在職其子備邊郎尹範行今無可論叅谷府使尹景淵罷職是後大臣皆出城外後數日修撰李在簡上疏言減膳之事太過及大

臣三司罷職事命補成歡察訪尋因徐有元啓還收又四
五日命皆復相即皆入謝又發遣宣傳官搜民家犯釀女
人四五人皆梟示九淵在營時有牢子一人得罪入京行
貨又北青倅申應顯與九淵爭妓抵書
都憲有此事九淵將至有朝議以為
宜引服可免九淵誤信之乃至此云後月十六日洋中人
李元尚捉酒梟示其買飲者二人初飲者決棍百度

李命甫處絞

洪州童蒙李慶龍年十三上言曰臣再從祖衆奉李命甫
與其從侄女權氏妻締結婢僕誣陷臣父瑛與其從嫂俞
氏有私迫逐臣父盡奪財產鴆殺俞氏蓋臣叔祖內外俱
歿只有權妻及子壯達臣弟慶隣爲俞氏養子權妻欲逐

慶隣而以壯達代之乃作此說命甫又僞作俞氏抵臣父
私書備極淫媾老妓所不忍道者送于俞氏之父家又迫
令俞氏自決然後命甫親爲殮葬於先山以掩其跡事下
禁府於是拿命甫囚南間納招云慶隣爲俞氏養子之說
及權妻欲圖其弟壯達爲嗣皆孟浪虛說俞氏事則權妻
常與俞氏同宿一房俞氏忽無去處其後有人在俞氏隣
房打火鐵乃慶龍父也俞氏諸婢以爲有此事久矣不忍
發說此則果聞於權妻而臣之兄命爽命祿命赫亦因權
妻書告而其俞氏私書則俞家婢得納於臣故果回示一
家因送于從妹夫俞彥鑄彥鑄即俞氏父彥鉉六寸也諸

族復作書於彥鑄令其好處之其私書則復取來置于牘
達處矣其後俞氏作書于其父則答以宜自決故俞氏遂
自決非臣迫殺且雖殮葬而不合窆其夫欲外掩其跡內
正其罪也判義禁洪象漢同義禁李奎采趙榮進持招辭
入對判付曰權妻既與同宿則寧有是事八房打鐵亦涉
巧譎其書決非其人之言乃命肅故作也命肅三招曰此
事權妻書報於臣兄命祿始乃知之此非推諉於權妻也
俞氏死時作告訣書于臣其書尚在且昨年冬臣入京俞
彥鉉來見於俞彥鑄家謝其殮葬之事則可見臣之非逼
殺也且雖殺俞氏其財物非臣所可有又何為財殺之乎

刑二次不服判付曰敢以其兄立證欲使兄伐渠受刑且
俞氏寧肯致訣書於渠乎淫書其猶搆成况此書乎此乃
偽作箴置也只以符同權妻搆成逼殺捧遲晚以奏於是
俞彥鉉以戶曹郎呈狀禁府曰矣身之女子已巳年十一
歲定婚於故主簿李命德之子 明年命德死癸酉成婚
僅十月而婚又夭死戊寅春女子下往于舅家洪州鄉庄
庚辰秋其姑又死上年九月六寸弟彥鑄因命肅從弟命
彙之在京者聞女子忽得醜謗自處也私心不能無憾及
其上京亦果往見其後聞命肅教婢偷出矣身答女書寫
出傳播又與其兄命祿做醜謗逢人即說始絕之不與通

今乃以前冬被欺一往見爲自脫之證固爲無狀又云其
女所與慶龍父之淫私書及其一家之書送示矣身然其
一家諸人之書果見矣其私書則延聞命彙袖來于彥鑪
家欲令開見而彥鑪不爲聞命彙還爲持去矣身元不見
之願與命甫面質於是彥鉉與命甫面質又判付曰命甫
若不有招並與其兄而爲結案決正邦刑以其頭謝俞氏
之魂更爲嚴刑得情李命奭亦爲拿來口招曰去年八月
權妻作書于臣弟命祿曰有家變一家速來處置九月一
日諸兄弟同會龍淵問于權妻則渠果目見而瑛之母黃
氏則乃曰其子欲奸俞婢而入其房耳其間婢任叔爲名

者得俞氏私書納于命甫果爲傳送京中俞彥鑪言于命
彙曰傳其書于彥鉉則滿面赧然云矣其後彥鉉作書其
女令自處兼示死藥之法後十八日俞氏死矣十月三日
判付曰命奭以俞書回示門中而不爲嚴斥而逼殺宜嚴
於是命奭受刑一次不服又自刑曹捉致李氏奴婢問之
則皆自服以俞氏果有是事非曖昧者判書徐志修劾議
金應淳持招辭入對應淳謂此婢輩誣陷俞氏當殺之
上命捕廳按之其婢輩往捕廳又變辭云俞氏果被誣十
月初六日 傳曰今則命甫同謀陰懷畢露權妻不可置
之令本道招待於其居邑獄門外仍改差獄官是日命甫

刑五次承服命依舊式進定啓覆命肅絞死權妻令禁軍持下教分付道臣使所在本官率官屬詣其拘留處使之自裁命奭加刑二次亦以無狀自服於是正言李得培差御史拜修換往洪州官門外諸婢任叔等正法俞氏賜祭御製文諭祭立慶龍弟慶隣爲俞氏子命奭甲山府勿限年定配命祿加刑一次令本道嚴刑一次後楸子島定配命來杆城定配杜達年少釋孩彦陽定配諸囚之招令秋曹作成一卷名曰快雪俞氏幽寃錄前後判付處分一體裁錄

柳匡國遠配

十一日持平柳匡國八侍言復改之後陽生之日宜釋言者 上問誰也曰金時絜也 上曰遙望西郊焉敢此啓爲先通差穩城定配通清吏判李鼎輔金陽澤罷職

沈一鎮處分

十二月二十日 上旣處一鎮家事一鎮不承命而自鄉入京處於其家至是禮判金相福言其事 傳曰今聞禮判所奏國有紀綱豈敢若此若一向如此當并與沈師淳而處之以一鎮之道言之父子團圓而爲後可乎爲益昌之後還本宗可乎其令門長及都尉子孫今日內舉行仍爲致祭正言金履禧上䟽請還收不允乃引避曰一鎮事

非臣所知今番處分所重有在而但一鎮既爲師淳之子則渠當與前後同被罷出以保父子之倫免爲金光台之罪人可矣今乃降其所後父於班拊納其本生親於禩位渠則依然爲宗孫如有秉彝之心當入廟將事也能不怵惕而汗背乎雖君父之命亦有所不敢受者則在一鎮之道令其母抱師淳之主終其身以死爲誓然後可免得罪於倫紀矣一鎮初不奉承成命者未必不由於此則其在樹風教之道不宜如此故臣敢陳反汗之請聖批誨責請速臣職 上曰所重有在既已致祭則其所抗論已涉無嚴字句之際亦涉悖倫故有所下教不思自反更加一層

語多無倫爲師淳地則可謂曲盡而不顧所重之地其無臣分依啓仍命刊版傳曰今番處分非爲一鎮亦非爲其祖所重有在人倫團圓而浮曉先動焉敢挺身 全事噴薄一鎮於履襜必無其惡其意專由處分人臣分義焉敢若此以一鎮言頃爲師淳之後非爲益昌也實爲所重則一鎮有何同歸之義乎設若甘心於益昌之後其或同歸可謂無君無倫不耐浮曉操劫一鎮此何意思未刊仕版以嚴臣分以樹風化

勤政殿受賀事

癸未三十九年正月聖壽七十前一年冬大臣宗臣乞於

是年稱慶欲上尊號不允以聖壽與太祖同令歲首臨舊宮受賀遂以是年元日先詣宗廟及昌德宮真殿耆社靈壽閣毓祥宮展拜由神武門入御勤政殿舊基受羣臣賀御製教文頒赦羣臣七十以上皆加資凡百餘人庶民五部耆老者召見夜四更還宮明日親臨犒饋軍士仍進行人日製京鄉各取一人御題莊敬日強取金載天玄英祚二人又於初八日設耆老科親臨闕中今年七十以上人赴試取李宗岭等五人武科幾人即日唱榜賜舞童如謁聖例除講筵居首人直加資付僉知其下陞六後亦卽加資

金載祿所啓

二月三日正言金載祿所啓禮判金相福曾在銓曹時永興府使李邦一賂遺徒馬衆口誼傳相福至有致書推問之事身居銓地有此醜謗宜譴罷之李邦一則怒其漏傳濫杖牽夫至於致斃請拿問嚴處 答曰禮判爲人予知孰矣豈有是事不可置諸暗默相福事不允李邦一依啓又啓曰用人之道宜爲歷試而重用右尹李澈獎用太驟李澈鵬月都政臣未知朝家所以取於澈者何事而以渠特教陞右尹言之濫榮非福請還收其新授資級 答曰意涉不美此等之習焉敢售於今日不允避嫌請速依允明日上命金

載祿削版李澂上疏辭免相福對疏曰去年間永興官隸來見前府使李達海謂爲吏判家持馬而來臣召達海問之遂作書於監司趙暉要以查實府使李邦一遽囚官隸而杖死於未查之前臣果以此言於儲堂會處誠不料反以此爲臣罪也優荅令行公李邦一拿至供云此非金相福也乃李益烜家馬事上命罷益烜職未幾叙用

趙暉疏論趙明昂

咸鏡監司趙暉疏曰同僚交承固有兄弟之義而亦有輕重之不同今之貪吏藉此爲說鉗制後人使不得議已掩覆欺蔽明昂臨歸營錢二萬兩交濟錢三千七百六十餘

兩交濟防軍木三同私自蕩減蓋此債錢布木之蕩減已卯年因道臣請會減而廟堂防啓重推道臣况今所減富商也營屬也此是營債雖不營於備局已經違稟之過二萬公債公然蕩減是何意也耶臣果以此論報備局臣非不知直自還錄而有此論報者蓋聞負債之人白活等狀於大臣之行相洪左明昂蕩減適出此後必有藉重之言故有所稟報則留狀三月略爲題辭不着押而還送蓋此蕩減之數已懸錄於明昂重記及債案而其題辭乃欲令臣攬入時存之中以爲彌縫之地而重記債案必須搜易然後乃可其果事理乎又本道詳定丹子乃故相閔昂重南

九萬所爲不可移易而明鼎乃隨意增加行闕列邑加歛
田稅名曰新詳定臣又以其中爲弊之甚者論報備局則
題以更取物議區別厘正而特令星火舉行促閱畚至辭
意轉緊臣始知明鼎之藉勢主管急迫切促欲令臣北後
錯了必欲沮敗而已又曰招納駟騮翻動搜易東庫移之
西庫且邊釁逼城帥臣馳啓而手熟欺蔽沮抑退送使之
改易事實都試優等者直赴其次邊將承傳而明鼎牽私
而搜易之內奴名在公案者勒作私賤決給其妻族又其
在湖伯時以擅行停退擅分災結坐配臣爲其交代考其
文書則停退谷物其數二十五萬餘石其災結擅分爲七

千餘結非專出於爲民而爲其軍餉充報生財無術而然
也給災之政兼官可行而必無親裨替行災政文書兼官
及後來之官不肯著署而白文傳掌其時臣爲其代臣弟
曠以御史發其不法至於遠竄臣不忍復發其狀但刑配
該吏而止伊今思之臣於交承可謂太厚而不忠不直不
能上聞今至八年今始畧陳耳公傳簿書欲致則語涉無
倫祭班之更鼓將不慶吊若不早自歛退必陷太戾乞賜
放送云々上命承旨讀至藉勢二字命止之下嚴教付處
杆城郡趙明鼎上疏謂所遭竒怪而請查明其事又命還
給其疏而令行公令後數日以明鼎爲副提學曠亦放之

八月命兩趙入侍親和解之書忘字二紙分賜之令忘前
事皆受而出

李迪輔疏

正言李迪輔疏曰前監司趙暉以其前官趙明昂事論報
備堂非止一再彼果有所犯則宜施其律而曲直是非俱
是譴削之典左相洪鳳漢啓朝家政令不當若是其混圖
請一番查實明白處分又金載祿宜還收削職事 荅曰
查實之請意亦不正混圖二字語涉無嚴金載祿事不思
其君苦心甘心右袒意亦不正李迪輔永刊從班

宋明欽筵說

贊善宋明欽自前冬遣史官偕來相守屢月批旨益勤遞
其職以召之明欽不得已自懷德上來是日晝講時大臣
以下皆會坐閣外上命注書令勿付軍職而入侍注書往
請同來坐於閣外而入奏遂入侍講中庸致曲章副提學
鄭存謙讀新音命贊善開卷陳文義贊善承命閱卷讀禎
祥妖孽之義仍曰前後諸臣以言獲罪者悉皆宥之則可
謂禎矣又曰臣俄聞喜聞過之教不勝欽歎今年異於他
年以言獲罪者一併蕩滌俾有以淬濯自新是臣所望也
明欽又曰凡進言者其言可用則用不可用則不用何必
遽加斥退耶 上曰從當講定為之命東宮侍坐講孟子

今明欽講文義仍曰睿姿高明非可仰勉而但凡於宴處
勿太修飾如何 上曰善哉 上命明欽起坐而執手勉
留之左相洪曰儒賢八來風雨之日變為和暢誠異事也
又曰臣初見贊善氣質甚鈍便凡於奏對必公平矣 上
曰稟既鈍朴若留則必多矜式矣明欽退後 上曰儒賢
誠善矣左相曰然矣 上仍命食物柴炭題給左相曰以
言獲罪者可放者放之亦為待賢之道矣 上曰然左相
曰徐有元可放矣又曰朴致隆此人不足責矣未知如何
上曰此人欲誤世道矣左相曰此非其所自辨其指喉者
非矣左相請金時燦事 上不許左相陳柳慤尹著東徐

迥修事 上又不允上命黃景源給牒左相曰又有一人
韓翼暮也 上曰韓事不過一滯字矣左相陳趙榮順事
曰終不可棄矣聞今則頗和平銳氣亦挫矣命內移傳曰
今日經筵官有所陳而所重在焉關係莫重金時燦尹著
東柳慤徐迥修俱不可論朴致隆雖無所重事闕宗國李
顯重雖非迂言易經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者也此六
人外徐有元不顧其君不思乃祖心雖無謂柳匡國不足
深罪并放送其侍從中刊板刊名者并寢其命改正削職
者并蕩滌黃景源關係亦重不過迷暗所致特為給牒韓
翼暮去年之舉其昏耶滯耶其在嚴義理關係義理亦雖

無狀究其心年少所致方長不折特爲放送本質難棄而
補外過當鍾城府使趙榮順特爲內移

大司諫李潭啓

大司諫李潭啓曰前掌令李養源學術不正已被彈劾罪
人泰考追奪官爵之後與之結姻可知其義理滅絕倫彞
數敗况今旌招之命混及此人請亟改正抄選仍收敦召
之命依啓曹命米所供全欠白直既經薄竄而籌司堂上
中批特授尤涉過中請寢特除之名 上曰其心無他今
啓無乃已甚不允避嫌而退

宋明欽還鄉䟽三百赤芾

三月三日是日大風垂常明欽入侍書講明欽言宮家所
受太濫宜減省又言 宗廟宜用酒向者臺啓臬示之律
導人主殺戮且尹九淵犯禁在於令前而在殺之宜罪臺
臣以謝其魂又言金時絜尹著東徐迥修宜放釋之 上
并不允辭氣嚴厲朴師海言山林言雖狂率宜容之明欽
曰臣但奏已之所見如此耳非欲 上之必行此也 上
乃勉留明日宋出城還鄉止東門外以未盡之懷上䟽而
去其略云 殿下之志不能以唐虞三代爲期爲學不能
以誠正格致爲要而天質旣高見理甚易神機獨運迥出
常群下莫能窺其際惟趨走承順之不暇以故巍然自聖

低視一世意之所命便為精義言之所發卽為成法應事
率多帝合穿鑿而逕遽先入之見以為之主又往往以口
奏一事為從違之節夫口奏之舉固知出於聖上羹墻
之孝思而其禮初不見於經傳漢時陵寢奏謁先儒猶譏
其瀆况於清廟肅穆之地燕居應接之際輒行無稽之禮
使天下後世疑殿下於率情失禮之歸豈不惜哉人君
正心之道祛偏私以復天理之公如係戀婦寺偏受私蔽
則將見公家之有盡入私門留情近習私厚姻戚則將見
命德之基盡掃私人而詩人所譏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婉
兮戀兮季女斯飢者也推是以往百事皆然夫為人後之

禮本自嚴重後世此路漸廣離合隨時父子未定有識竊
嘆久矣向來沈一鎮家事其傷倫義傷風教尤有甚焉聖
上處分雖出於敦嫻存亡之盛意獨不念其貽累聖政大
闕後弊乎宜亟加改正著為令式其有更援此例者屏諸
四裔不齒人類以存大防有不可已也荅曰寡躬闕遺頂
門一針今方自強噫心雖在於赤芾何不顧乎本事在下
者不當忽觀者在上者其何以介意沈一鎮事豈為敦嫻
所重在矣又曰一陽日拔木之風乃是驗於今日是豈爾
過曉世之由為爾惜之又傳曰宋明欽之章大是異事
關係君臣之義諸臣若以赤芾撕捥則此國不國臣

不臣又 傳曰在外抄選或令偕來或不偕來事涉如何
金元亮偕來史官使之八來前此二月二十七日知敦
寧尹鳳九前叅議申暉掌令洪啓能李養源前持平崔載
興金亮行前諮議宋德相並遣史官傳諭使之八來又遣
史官傳諭工曹叅議金元行偕來使之八來又 傳曰豈
爲一朴聖源改三百年古制乎兼輔德問議事置之二月
二十六日宋明欽再入侍言朴聖源以諭善有功於世孫
講書宜充講院官命議大臣加出兼輔德一員以充之領
相申晚上疏臣於宋明欽之疏多難安而旣蒙遙教雖不
敢引義自靖而當初旌招之請臣實屢陳不幸事端層生

以致恩禮不終莫非臣妄請之故此臣之罪也其疏斷章
取義豈敢一毫有他而淵衷激惱至有不敢聞之教以
殿下天地之量獨不容一明欽乃爲此過舉耶 荅曰宋
明欽事決非此人所爲百計伺隙之輩百般恐動釀成此
事今當自強以喜聞過爲三字符么麼曹佻何累於予三
百赤芾何闕卿等白首暮年不忍抉摘文字然命讀詩章左
傳意專在於欲存君之臣之義林下讀書亦豈不讀左
傳察其心則無情究其事則有焉是日工議金元行上疏
辭職不爲批荅而許適其職正言金樂洙上疏言宋明欽
事請還收前後下教以光聖德朴聖源之兼輔德寢議事

及金元行之偕來史官還寢事并乞還收又請還收洪啓能還給其章之教 荅曰放恣明欽啓能其雖衆酌此等恠鬼之類決不衆酌其疏給之亟施刊版之典以嚴君臣之義朴事亦官制也臺臣焉敢干預

洪啓能疏

進善洪啓能疏曰儒賢之來垂拱之奏微發其端温粹之天漸不如初 殿下積誠招致者不過一再接面握手而止君臣之間豈不交失其道而初不如不招之爲無事也言之不從斯可以止矣今又繼之以怒抉摘文字之間漢之周昌面斥其君以桀紂而漢高欣然一笑何嘗如今日

之激惱示不廣於人耶丹朱尚矣 殿下亦不知其無損於舜而自桀紂以下無往而不可引今日在桀紂則可在曹君不可 殿下許之乎罪不在此而怒在於此大聖人誠正之學果何如也先正之春知無不言、無不知後人之春一味雍容其所爲言綿、如地底殘陽亦可悲矣先正之春謂同春引此以勉明欽有上教故云矣 殿下乃反摧折不遺餘力且大風無心何知儒賢方其言未出口則君臣動色相喜曰儒賢來故風亦和日亦和及其開口而有言則又以爲風亦惡日亦惡何天道感應之速如此耶 殿下反躬修省則風斯止矣疏八命削仕版玉堂嚴璘等爭之乃命宋罷職不

叙旋命罷職既而寢之

傳曰乙亥以後義理正而衆心同予則曰革面故其時口
奏亦何樂爲亦爲世道苦心也舜其若丹朱其勉則愛君
也罔念則爲桀紂桀紂猶戒何足道曹侯而人臣事君由
於公則忠也挾私則不忠今番招儒臣豈爲觀瞻林下之
士亦不脫俗噫心無二用若曰何以殺乎導其君何以屏
諸四裔陳其君乎謂宋論沈家事屏四裔之請與前所陳何以殺乎言相反既曰大風
無心則亦何曰感通之速乎觀其人謂決不爲此而抱拂
鬱者公然衝動釀成鬧端惜乎山野讀書之人腸何不剛
營護之心雖緊國初待儒林有次第昔已熟聞在堂上以

下則稱儒臣亞卿以上則稱儒賢而同一批選稱彼曰儒
賢則我亦儒賢乎噫天豈無心風亦豈有無心此弊若流
王氏三不足之說必陳於前矣噫頃者文章謂宋語雖不審
予則曰無心今者之章謂洪特書曹侯此則有心不耐黨心
敢比君於曹侯此乃臣分宜嚴如而勘律抄選心常非之
此書下送十六日左相洪上疏陳戒優批而領相批荅改
下十四日傳曰彼山野文人非漢之四皓唐之李泌雖以
惜身邗之義不爲處分在下者非徒不請何心營護甘心
營護者只愛其人不顧其重凡事既了之後隨而止了亦
道理然矣咸聽其諭勿爲訛鬧其若紛紜宜治其本勿犯

邦憲十五日傳曰彼雖非矣我何為非自狹于心修撰尹
勉憲嚴璘所奏嘉之前後下教特寢之仍荅洪啓能疏曰
彼雖無心今何有心此等之習非予所望於讀書之士寔
予之愆

太學捲堂

太學生負朴徽鎮等上疏曰宋明欽徑退禮待未終洪啓
能疏批久而始下金元行之偕來史官仍命撤還士林缺
望宜盡禮招致之正言申益彬上疏言儒賢之去大學宜
卽上疏而累日之後始乃草草塞責於是館儒皆捲堂不
入書進所懷譏斥益彬上疏避嫌免

金亮行疏

四月十二日前執義金亮行疏曰臣之賦性本甚偏急不
敢隨世俯仰故甘心病螫自量甚熟故耳前贊善宋明欽
造朝未幾蒼黃迸退而聖上屢下未安之教夫以明欽之
溫潤息惻而其言猶不能上格天心如臣偏急尤當如何
其必徒惹一鬧有損國體豈細故哉顯廟之世先正宋浚
吉陳事陳戎言辭激切以冀君上之深懲痛省古君子立
朝事君之道有如是者今明欽之所陳其視先正不啻委
曲而聖上過加疑阻不賜優容自此草野之人必無敢言
只得含默承順而已荅曰今者儒林本世臣也與巢許四

皓有異畧示微意焉可已乎於爾之道其宜自修也讀書山林何其躁乎

鄭昌聖請罷

時鄭昌聖爲東學教授課試以著書五千言爲題同經筵黃仁儉言曰學製時有詩書闕里但芻駒之句而取以居上事極驚駭老莊語爲題有禁令而又取此等句語其在正士習慮世道之道不可置之請教授罷職依啓

福平君給牒

傳曰癸酉年義宗兄弟給牒時肅廟前福平君禋一體給牒已卯又命蕩滌庚子後我皇兄亦命給牒卽予嗣服又

有此教伊時未諳本事故衆皆給牒而遺漏令該曹依前後下教舉行

思悼練時下教

五月二十日傳曰與戊申孝章世子有異諸臣已無服昨年百官進衆即義起而自練除百官只二品以上行禮其中曾經春坊桂坊僚屬進衆分付既無外班僚屬無職名人付軍職

尹汲特罷

時尹汲新爲吏判以領相申晚子光緯首擬於初仕之望下教特罷尹職蓋以其初政卽用大臣子非公正之道也

於是申引入不出屢教起之尹素以峻議得清名久不得
掌銓至始入曹乃以此蒙罷聲譽頓衰

洪述海疏論藥院

六月副應教洪述海上疏曰我聖上復政之後尤益勤勵
將攝之節保護之道惟恐或疏職在藥院尤爲洞屬益盡
誠意而日前動駕之時薰灸方酷煎侍湯劑職則當然而
嘗藥之節初不致意問候之際徒然勸進及其取人有命
則乃敢游辭仰對噫既不監煎何敢煩請連夜並直責任
安在目今萬事莫急於保護聖體而調藥之不誠如此羣
聽驚惑歷日愈憤此而不罪將何所懲其時內局提調亟

施譴罷之典以勵臣分當該首醫拿問嚴處斷不可已也
茲事所重有在則臺閣之上宜有刻正之論而尚未有聞
尤不勝駭憤也

於是都提調尹東度提調李昌壽副提調韓光會皆待命
金吾納命召卽命還給勿待命仍召述海及領相申晚領
府事洪鳳漢上問述海何爲論大臣且久而始言耶對以
非敢論大臣只斥提調吏判矣且臣初聞此說久而得其
真故至此矣上乃教以述海挾雜傾軋日久揣摩而爲此
命削職藥院三提調并亦罷職翌日命并叙用尹東度復
拜相職

妓妾刷還

次對時左相洪鳳漢啓前長興府事崔弘輔妾家私釀酒發覺南部官嚴球捉而笞之其妾耻而投水死 上遂御門拿入捕將鄭汝稷不能禁酒決棍充軍南陽府嚴球不奏而笞人妾有閑後樊定配捕廳軍官沙場決棍仍教曰此等私釀皆出於人家妾人凡士夫畜妓妾者令剖官一查出現告令諸道臣杖啓相照驗得皆令刷還本土其妾之有子者則勿刷既而弛其禁鄭亦放

趙甲彬李匡師事

正言柳善養啓趙甲彬以恭億之子其父追奪不思自戢

乃敢出入城闈與尹光紹相結

光紹以與嚴弘福相親也於趙載浩之獄定配放

請遠地定配上以甲彬事乃一邊人疑阻之致且尹光紹既已見放不宜連爲一啓命使停之臺官不從而連啓大司諫申暉啓而改其辭拔光紹事欲以承上意而專意於甲彬也上教以苟且彌縫申乃避嫌命遞差而連下嚴教承旨李宜哲言聖教之太過命罷職後數日復拜大司諫李宜哲乃上疏陳本來情勢不入命罷職以洪梓代之獨啓曰臺啓不停乃在下者之職其從不從在上之職不可下侵臺職遂命下獄勘律既而命削黜又除洪樂命爲獻納樂命亦連啓亦命下獄於是掌令鄭恒岭入而停舉

諫院又啓李匡師鞫問蓋以真儒之侄有可問事也上以爲匡師元無可問之端亦命停之乃除宋文載大司諫入侍不停而連啓乃命削黜後數日命配大靜正言鄭昌聖上疏曰臺啓停連有非一人之私見自是公議之攸定雖以君父之威尊其不可屈抑而指使也明矣假令爲臺臣者迫於嚴命怵於罪戾奉承聖旨出而強停雖快目前之叔殺實開日後之弊源此豈細故哉况此院啓非因疑阻而發且閔乙亥之獄向來諫臣之謄傳不過執法之例論而或黜或罷尤罰相緇與當初所下停連付臺閣之教有所逕庭臣實慨然命配南海縣

七月行朝衆傳曰此時乏人豈循常例惟有確者金始熾申泌李堦閔百興承旨除授又傳曰金華鎮不思乃祖乃父削黜承旨時論趙甲彬事遞差傳曰父不能教子君豈無飭洪啓禧洪象漢達海樂命之父削職傳曰雖有揣摩挾雜私意者洪述海也不體其君不有其父者金致讓也并削黜金嘗劄救傳曰前承旨李潭予謂此人決不若此氣之所使洪述海舉措可駭前都憲尹東暉頃者舉措可駭并削黜傳曰苟且彌縫不有其君者李心源也為大諫連啓甲彬黜勉從後強爲引嫌者李猷慶也不思拜昌舉措荒亂者鄭述祚也鄭入侍嘗奏勉戒之語上起謝之三作機閑幻弄其君者洪樂命也所奏無

嚴手脚忙亂者鄭恒岭也並求刊侍從案勿限年六鎮定

配 傳曰所引曹侯雖不足介意三百赤芾其心不正無

心風說慢天極矣且其所嗜語涉無倫宋明欽請宗廟酒引思其所嗜之文

身為銓曹當備擬若不點下之說焉敢奏於前席吏判徐

志修削黜下禁府處之前數日吏判入侍曰山林之言不敢棄之當注擬若銓曹擬望而上

不落點則是銓曹得其名而君上受其禍矣上曰試注擬而絃韋在予矣明日命吏判推考至是有是命也

傳曰儲堂下教後陳劄捱猶未不可納符處城外其涉

駿也領相申晚罷職前數日命次對不參儲堂削黜領相以臣亦不參引姑出城納命名左

相卜相全相福加卜拜右相李昌壽拜吏判兵判南恭齊

罷職李之億拜兵判即令出謝乃出謝五日安蕪濟以正

言入侍請還收二日以後批旨過中者依啓匡師事停啓

曹命采特除

吏判李昌壽劄議徐命膺開政吏劄望不錄曹命采曹以

就鞠時不直拾臺啓遠配新還吏判韓翼善技於吏劄望而此時罷散下教吏劄望有落漏

者更擬以入吏曹啓以曹方罷職不得擬命叙用而擬之

於是李徐聯名上疏曰天官長席為任不輕其擬其拔自

有公議臣何可遽然泛擬於久停之餘乎求諸政例未有

此不得不陳章云命昌壽海南命膺會寧投畀特拜曹命

采吏劄尹汲吏判沈履之以大司成除吏議韓翼暮以枳

曹削職徐方為通信上使將以十五日發行遂拜水原府

使鄭尚淳爲上使又 傳曰山林雖不本於朝臣其亦不爲頃者金華鎮所奏必有苗脉今覽李昌壽等疏其窩可知不可不嚴處金華鎮定配倍道押送

酒禁一律減等

七月正言具庠入侍啓犯酒梟示太過宜減死定律 上命大臣以下百官入侍詢問 傳曰近四十年臨御所深戒者一殺字也今不能禁酒而反樹一律垂裕後昆非體昔年欽恤之意亦非嚴酒禁之意其欲捉納者豈可無酒此不過正律令其人不忍不捉納也一欲摘奸而今日得一人又得一人瓶罌之屬皆將懸首故今猶舍默自今以

後名爲士夫而犯此者終身免爲庶人不齒縉紳不許科宦中庶勿限年邊配終身庶人以下勿論

沈一鎮檢擬

八月常察時領相洪鳳漢啓沈一鎮自上如分後已作無故之人而銓曹所當甄用而未免遺置其子尤有異焉尚不收拾當此廣收人才之時不可如是銓官推考令隨窠檢擬何如 上曰一鎮今爲平人而若是滯擬前後銓官重推嚴飭是日吏判金陽澤政擬一鎮於該司首望

姜世胤給牒

時姜世晃子侁爲九日製魁賜第領相洪鳳漢請爲其叔

世胤給牒 命禁府查啓判義禁洪啓禧啓戊申三月賊
招言利川府使姜世胤安山郡守李光績相應云四月世
胤納招本府議啓以爲世胤其時捕納任賊瑞帟則似無
與賊相應之端姑爲仍囚李光績無指的隱問之端亦爲
仍囚蒙允六月酌死以兩人皆領軍赴陣世胤則庚寅因
科事下教曲盡當無賊附之事並定配光績則乙卯蒙放
叙用世胤則以逆賊鄭世胤同名之故臺臣誤認發啓久
而始停戊午蒙放辛酉身死矣 上曰一體給牒叙用事
令具壽國啓曰此事雖如此臺啓既發又無疏決之舉而
無端特釋不可不請還收前命不允

呈券定式

傳曰場中早呈之弊近者特甚至於監試先呈甚至於辰
時申牌後場中無人云若此而何以盡其才乎此由試官
未明懸題取其早呈而然耳此後親臨庭謁聖然大小科
初會試元定時前二期二時收券官入後呼呈然後乃呈
其前呈券者依限後例勿施五句以上純同者勿論主客
置之落科若不遵行試官施以科場用情之律

尹光績事

傳曰尹光績事予已洞知尹光紹往者所遭可謂毛將焉
付者此人兄弟任之久矣且知本事不耐惻隱巨濟島配

罪人尹光纘出陸斌等光紹無碍調用八月十日明日吏判
金陽澤首擬工議光紹出謝持平李益普啓曰逆賊聖述
以書偽贈於戶籍伏法而尹光纘五式年京籍八式年鄉
籍皆書偽贈科場皮封亦書偽贈諉以闕失情狀巧惡島
配屢赦一不舉論請還收放送之命不允
領相洪 啓曰臺啓以鄉五式京五式俱書偽贈而臣聞
只是一二式而秘封亦皆不書云矣 上曰若此臺諫寒
心矣更令考籍以奏
持平任一源連啓 上曰此啓不書之皮封謂以書之一
張籍不察謂以京五籍鄉八籍今者考奏果有一番餘皆

父籍以父不察推及其子非王政所爲不允

大小科面試

十月傳曰科場不嚴請面試者多予意士習雖不正豈忍
爲齷齪之事乎不從矣至於賣題今始初聞監試會買文
攔入事極寒心今當小科放榜大科會試之日若張大元
柳東顯之類買文其或冒濫何聞隣國小科會人當先親
臨面試題則當從入格爲之試紙用大紙秘封依庭試例
爲之當收次下以上大科會試後亦依此例爲之 親臨
勤政殿舊基設布帳各處一儒使之製納仍親臨試所
傳曰今日下教中大科依此云々伊後思殿試亦面試不

必復行面試殿試時嚴其規會試各處一有直赴人同坐殿中製呈事分付既畢試傳曰今日面試時白文呈納者八人其中豐基李完宅公州徐重協呂州黃仁叔趙龍鎮安峽徐致弘以搜手不文自服依續典限已身充軍京居權似白文呈券昌平鄭晉燬保寧趙宅鎮慈仁郭漢機既呈白文詐為匍伏之樣稱病欺君為先拔去下該曹嚴問口招

金潤瑞身為士子豈不知舊闕之名而以輿僮之言俗稱為燒大闕時奏對拔去洪州金梯行任大興朴宗哲舉措殊常現捉摘奸雖不無補究而莫重親試不佩戶牌亦拔去又

傳曰面試未入格者雖應在拔去而元百孫鄭彥泰朱寅煥皆以未成篇林最遠以舊賦書納拔去並五年停舉又傳曰今番文武殿試時只會試人入接處依生進面試例各間設布帳鄉軍各一人守之文科面試後并引見而罷小科面試時事出倉卒而適當日暮諸生多有用好者只鄉儒若干發覺京儒則無見露且其文但取湊句無完篇云

濟州諸賊親鞫

罪人來復拿鞫連啓允下遂捕至親鞫罪人沈來復昂行之侄益衍之子為奴大靜與同邑緣坐罪人等謀不軌

潛遽越海推戴逆堦事如斬其所引罪人趙榮得憲彬之
子泰考之孫爲奴於大靜居如衣服以兩班自如取官妓
作妾即月中梅與本倅曹敬脩爲友婿又與緣坐諸人十六人
謀逆處斬罪人李東渾弼垣之子鳳輝之孫與榮得往來
親劫自歸怨國之科大逆不道遲晚處斬大靜前縣監曹
敬修與榮得爲友婿官人點考不肯親爲工房雜物互相
搜用官穀亦移給因傳教正刑罪人維物故罪人至復
緣坐處絞罪人李陽祚以明祚之弟拿來傳曰陽祚逆
賊之弟其時酌處可謂寬典乙亥夏今因臺啓雖拿來無更
問之端意欲酌如觀其文書及供辭書輒佛語皆佛語此

非但逆種卽一陽間一恠物正刑罪人李翼佐巨源之孫
運和之子尹光毅之外孫以與榮得親密惡國其祖以逆席
教書正法其父緣坐處絞而補以曖昧處斬罪人李昌翼
父光躋祖彥緯以與逆賊尹光喆結婚誣人惡逆罪如斬
罪人尹明得聖時之孫與榮得東渾等聚會惡國以其祖
與逆鏡同被逆律多出怨言大逆不道處斬罪人權哀父
攝祖簷外祖尹志益以古名臣之後爲逆簷孫緣坐爲奴
大靜與榮得等惡國大逆不道處斬罪人元德紹刑一次
與翼佐得明面質因傳教放送罪人崔州民彥杓謀逆知
情不告處斬罪人李能孝匡濟之子真儉之孫爲奴大靜

與榮得東渾等惡國榮得見昭鑑以爲所載其祖之罪目
與本事不同敢以昭鑑爲非已亦謂然而相與酬酢榮得
又謂數年內渠等當致富貴而常抱不測之心爛漫同叅
處斬罪人夢昂正觀運海戀濟海因傳旨正刑天大經城
爲奴 前執義李壽鳳差濟州慰諭御史仍行本島試才
上御金商門大會朝臣儒生領教文畧曰此獄實由於
來復以凶逆昂行之侄緣坐投配於耽羅與榮得等七賊
相結榮得恭考之孫東渾鳳輝之孫得明聖時之孫翼佐
巨源之孫能孝真儒之徒侄與孝之弟至於戀夢昂惠之
弟侄濟海運海一鏡之侄正觀天求之侄及翼佐哀維之

徒皆附和七賊惡國謀凶陽祚情節亦難掩來得七賊藥
夜訪堦殆若德昂之密探垣意敬修與榮得爲友婚若非
德昭何以知此所可幸者一允來復之啓送杖盡露自此
國是尤嚴義理益明大小臣僚同寅協恭輔我邦家
大司憲南恭齊所啓罪人堦以逆坦之弟推爲逆魁之說
出於來復之招未及究問遽令島配請還收前命嚴鞫得
情

大司諫洪重一啓旌義緣坐罪人陽復以來復之弟補以
醫術來往堦家謀凶請拿鞫依啓又啓康津安置罪人李
匡師即真儒之侄親密逆志父子屢出賊招乙亥配處已

是失刑其書辭中雖有戒飭能孝之語而不可以此容貸請嚴不允

傳曰予雖不允三司之道已傳啓無端以撤領教之後其猶泄不可無飭合啓散去三司並罷職

於是大臣及三司連啓不允既而堽在獄物故傳曰與他固不同勿爲檢驗大臣三司復請依法處斬以伸王章不允

趙甲彬拿鞠

正言李澤徵啓曰鳳輝之逆人孰不知而趙甲彬以其亡兄趾彬之女許爲輝孫東渾之妻而主婚結姻今番討逆

方張之日東渾等既皆伏法請趙甲彬拿鞠嚴問答曰莫知乙亥先後依啓禁府啓目甲彬口招云々反覆嚴問泛稱遲晚上裁何如判付觀其所供可謂無隱事在癸亥宜有叅酌而當初結婚於東渾昏於義理刊板放送

首髻復舊

傳曰髻髻之弊甚久衆請較正故幾巡詢問至於親策無他美制故從宮樣較正遍行於國中又有猥屑者陟降爲如何我慈聖之心亦不以爲事體矣不然乎靜以思之非徒紊亂不覺慙然今日復爲詢問一宰臣之起予心焉此後令復古制有此命之後並與加髻而復曰則非予之意

此後加髻務侈之類當以晉唐揚州之風待之讀書士夫豈忍以此風辱婦女乎以此曉諭中外

諫通例望

十一月吏判黃仁儉新通金應淳為諫長以趙榮順為副通領相洪鳳漢於公座言趙為先進宜首擬而却倒望也金時已出仕行公聞此言上疏辭職荅曰爾章心甚訝之問於大臣則大臣無此語而不過近者諫長望當通者有裕酬酢云以此推之以躁競之意強引此酬酢以倒望二字浮曉一世其人心術其雖不美謂此言之人此言既本無於爾何有終違牌罷

海儒疏後傳教

十二月海西儒生朴弼時等上疏大槩敢陳先正文純公朴世采受誣本末冀蒙裁處事入啓曰予之苦心四十載一種甘心舊習者拂鬱于心頃者致祭于文純公先示予意庶人柳慙不滿于賜祭駁正儒賢其涉無據頃因圻海諸儒之章召見褒嘉仍示慨太學之意鄉儒皆請從享而館學諸生不上請

也故今者諸儒之章如此招疏頭命讀太學四學掌議悖義綻露無餘自嗣服初斯文事飭下令推上今者無倫悖義之語滿腔黨心拂鬱乎頃日慨太學之教醜辱先正若此黨類也鄭日煥鄭復煥韓鼎蕃削名儒籍永為庶人其通文

令所在處焚之雖百日煥先正道學皇極協贊之心其何
累哉雖匿名之書嚴飭不傳已有令甲况登諸章奏乎此
無異乎鄉戰也疏頭朴弼時限十年停舉是時鄭韓等通
人不合
享祀
又傳曰此後勿論京外凡通文者當該儒生永為庶民不
齒章甫聞此而不施以此令之大司成以制書有違私律
施行

尹汲罷職

右相金相福所奏前兵判李之億以本曹換木不察即廳
不擇觀之則已多慨然而且以其素相知之市井富漢連

差空闕衛將堂上軍官雖今遞職如是追陳欲望聖明難
慎任人 上曰罷職又所啓今番都政思陵哀奉李德齡
本居黃州無他可補只以巨富為世指目者也當此初仕
擇差之時如此之人舉而指擬雖未蒙天黜駭物情極矣
吏判罷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三堂上并罷職吏判尹汲
參議李
澈
是領府事申晚上疏言狀李德齡本申晚之弟晦亡女之
舅都政時申晚言于尹汲有此
也擬答曰右相所奏為國苦心卿之泛言亦無心安心勿辭
後數日金相福又請前吏判叙用許之

金黃䟽釋傳教

甲申四十年正月傳曰噫此一事予心無他丁丑之意更思之昔年聖意我聖慈其年御苑事記有下教予亦所聞吁嗟今日其雖仰陳想必俯許矣其他事予雖堅執既有此舉使其人終於海邊非此日之教金時燦特為放送黃景源事專由乎暗劣而無他心此後清要之外其令無碍循例擬用

任希教職

二月金羅道御史洪述海論啓同福縣監任希教職罪命囚南間取招判義禁洪象漢持其招辭入侍判付曰乞郡特除若貪濫可謂不忠敢犯其職皆歸于親此不孝也七

十兩內入六十兩京封其子行次封物主簿衣資各宅料米近三百兩吏房納官其果供親乎當大歉之時供親猶難各宅料米何忍生心推殺牛是何忍也莫重節扇特命勿封則所稱扇子匠人其亦飢民粒米艱辛則抑何心貸用乎近二十兩之官錢縣衙食乎奸吏食乎在直都事既已汰拿吏隸既已刑配若不直招當臨都門烹以此問日施威嚴問禁府又捧招入啓判付曰三南大歉五邑轉運湖南尤為特甚見穀而何心下手粒米艱辛之時作錢何心賣爵名帖專在為民雖一張之價何心入肥今問律文八十貫為一律云希教此五十貫自服肥已餘皆付他

欲免贓律當卽爲結案正法意亦慎乎裕昆勿限年遠配
蝟島終身禁廂其後勿許清顯

定宗統

傳曰禮房承旨入侍大臣二品以上三司入侍于齋室俞
奉朝賀亦爲入侍入侍時 傳曰重宗統告由之意旣宣
諭大臣二品以上告由宗祀之文當製下不十日以二十
二日舉行再明當親臨崇政殿頒教以文依昨年以今日
告由文頒布從今以往東宮嬪宮當爲心制曹造烏帽白
袍燕居黑笠白花而進見之時衮袍具燕服依前舉行除
服一節勿爲磨鍊自內爲之事分付該曹

御崇政殿頒教王若曰宗統久未定方寸焯結展謁真殿
敢告厥由其若曰再昨年仲夏以後爲宗國煎于中者少
弛然猶有菟結于心者久矣世事難測關係至重且憶夢
中承教者顧宗國之重而覺促駕來詣臣敢一以條陳再
昨年臣意使東宮爲孝章後而未遂其志臣今有二世子
孝章雖爲兄思悼若無故則孝章不過順懷昭顯今則事
勢如此使冲子嗣孝章順承長統義理當然彼思悼復號
置廟可謂曲盡何敢他議且茲事今不但本此後更有邪
辭恠說乱我邦國者於爲世臣之道何哉茲事宋范鎮之
忠其言誠難噫辛丑建儲代理已有國朝故事而亦驅於

無臣節之科况此事乎若此故奠日臣特自書其主使後
之臣莫敢容議且今不為此其於將來必有怪駭之事若
此於列聖之心何以小子亦將何顏歸拜乎雖於他日有
所請者必曰有世子而皆早世歸隨長而繼云爾則其可
有辭今不為此若有意外之事於宗國何於小臣何且思
夢中承教又將泯默此亦不孝此非詢問於下者亦非博
考前例者故與東宮行禮特召大臣二品以上三司於真
殿門外宣諭此意以冲子某為孝章之嗣臣今仍率東宮
詣徽寧殿諭此意且率往行禮於毓祥宮後次詣孝章宮
令冲子拜其廟修子道小臣將親製其文遣大臣告由于

宗社自此以後宗統無中絕之歎海東有盤石之固亦於
冲子有思悼廟盡所生之道於冲子庶可無憾而杜後弊
保世臣奏及於此涕沾乎私茲於前本月二十二日祇告
廟社御法殿廣布中外於戲孝章無嗣而有嗣冲子無依
而有依奏陟降頒中外國本大定於今日杜後弊保世臣
予意永垂於百代邦慶無前舉國均歡霈澤同流萬姓咸
休二十三日八侍時 傳曰噫今日次對令世孫侍坐一
則正宗統之後的來此日其令侍坐一則仍欲勉飭之意
正宗統後諭世孫畧曰今予使爾為孝章之後噫宗統幾
年中絕今乃復續日後若有邪辭恠說或闖起此非徒亂

我宗統予何顏拜列祖其於他日若有如朴致隆者噫於
爾則此非徒不忠於予反貽辱於爾父也嗚呼復號置廟
於爾父可謂曲盡此後其若有更疑此事者此無父無君
之逆臣也爾或若動於此說此忘祖忘父之不孝也將予
此意此豈宜嚴斥置諸重律嗚呼重律二字非道之教也
惟仁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茲事豈徒爲仁人於爾判孝
不孝之大端也噫人倫至重故於士庶既定其嗣則後雖
有子爲仲子此天經之義也嗚呼爾若孝章孝純盡子之
道宗社有磐石之固世々相承可垂千億不然嗚呼三百
年宗社於爾將亡以思悼言之爾其日豈不聞爾母之心

也雖爾父爾見其日光景吁嗟幽冥若爾母而必戒予矣嗚
呼爾祖以大義能辨此再昨年爾母亦無間言而數十日
之間爾見爾母與爾祖母氣像少無幾微之色冲子焉敢
不思焉敢不思噫在爾之道於思悼墓亦盡子道而守予
今日之訓則此墓亦隨太室而永垂豈非爾孝且葬日親題
主面於爾之道其敢下手海東臣子孰敢容道噫奚云其
大若動邪說雖一字隆奉此忘其祖也著思悼也豈忍爲
此嗚呼冲子銘佩于此銘佩于此若是諭焉此與他筵說
大有異焉令史官讀諸青史亦令政院頒布朝紙而一本
書八一本令春坊書八世孫官朝夕省覽焉

筵本

同月廿日後二十九年壬子
五月二十二日特命頒布

傳曰今日有興懷詣昌德宮展謁東宮隨駕上御真殿
月臺禮房承旨入侍上曰予率東宮來此者有意在也
傳曰大臣二品以上三司八侍俞奉朝賀同爲八侍

同日初更上御真殿齋殿退廳俯伏東宮侍坐奉朝賀俞
拓基領府事申晚領議政洪鳳漢右議政金相福判敦寧
金漢耆判義禁洪象漢工曹判書洪啓禧兵曹判書李昌
壽右叅贊南泰齊禮曹判書趙雲逵戶曹判書具允明判
尹李之億吏曹判書金尚喆刑曹判書南恭會工曹叅判
朴相德兵曹叅判金時默副護軍李章吾大司成元仁孫

同義禁韓光會具允鈺左尹洪隣漢副護軍沈鏞申暉吏
曹叅判徐命臣副摠管俞彥國李長夏副護軍李思觀南
正吾都承旨尹東暹左承旨李惟秀右承旨鄭光漢左副
承旨趙成德右副承旨鄭運維同副承旨李潭應教洪樂
命副應教李命植校理徐命善金龜柱副校理李成元李
完鎮修撰李在簡副修撰李得培尹承烈掌令韓必壽沈
穀假注書金載人尹錫烈記事官金宣李奎緯以次進伏
上曰予爲宗國有處分已奏真殿矣上仍所奏之文於
前呼諭於諸臣見上領
教之中上曰予下教于東宮矣仍謂東
宮曰孝順雖在使汝毋當事孝純矣汝於日後或有至難

處之事故爲此矣爲此然後可謂圓全而若使朝鮮脫爲義理之邦則予將何顏拜陟降乎 上曰思悼之兄若是王子則諸臣猶或可言而孝章既是世子則諸臣及三司何敢爲言乎令該曹卽爲舉行 上曰今緇中絕之統天經地義可謂圓全矣俞拓基曰此是國之重事而斷自宸衷在下者何敢贅陳乎申晚曰非下詢於小臣者而此是國之重事臣何敢容議乎洪鳳漢曰至重至大之事臣之微見則曾有所達者矣 上又謂東宮曰日後諸臣或有以此言者則是乎非乎東宮對曰云々 上曰然則云々東宮對曰云々 上曰諸臣其皆聞之乎仍下教于史官

曰爾等詳書之可也仍謂東宮曰云々 上曰若不爲此則一代將絕之矣鳳漢曰先正有正論以爲祖孫直爲繼統可合禮義臣之愚見本主先正之論矣 上曰先正之論予亦知之矣國家必也如此圓全然後可無後弊也光明正大矣鳳漢曰臣每於前日事豈無悲慟之心而日後如或指問於臣等則臣等將何以對之乎自上爲一番明白完全之教然後可以有辭矣 上曰東宮旣知之矣何必更言乎鳳漢曰臣之此言非過矣而小臣亦非爲一身禍福也金相福曰非領相則不敢言此領相此言非爲一身禍福也 上曰予於平日不無有憾於領相矣今日之

言可謂忠臣矣 上曰此所奏之文承旨受之使大臣詳見可也 上曰此告文承旨出去正書一本還入一本藏之史閣可也藥房進湯製 上曰服藥當爲此事也仍進湯製 上曰今日所奏之文爲頒教文使之無弊可也啓禧曰既以此爲頒教則當有頭辭及尾辭矣 上曰當親製以下矣 上曰以重統告由之意先諭大臣二品以上告由庙社文當親製以下不卜日以二十二日舉行明日親傳香再明日當 親臨崇政殿頒教頒赦亦依再昨年例以今日告由文頒布而頭辭亦下教矣 上曰此下教即爲頒布中外可也 上曰以東宮旣爲孝章嗣則使之

急レ往拜之宜矣鳳漢曰臣之心事猶未下燭至以有憾爲教臣於此實爲傷痛矣 上曰忘之可也鳳漢曰旣爲此事則務當善爲之矣 上曰果然是矣果然是矣真忠臣矣 上曰今國事光明正大甚圓全矣 上命書 傳教曰云レ上三更 上御齋殿時原任大臣騎判禮房承旨右副同副承旨同爲八侍時領府事申晚領議政洪鳳漢右議政金相福兵曹判書李昌壽右承旨鄭光漢右副承旨趙成德同副承旨李潭假注書尹錫烈記事官金煊李奎緯以次進伏 上曰注書出去禮判招來可也 上曰初則欲於今日率東宮往于毓祥宮及孝章宮矣夜已

深矣東宮方在冲年恐或有傷明日欲爲還宮耳鳳漢曰
奏文御筆草本還下然後可以依下教箴之史閣矣 上
曰此本多有誤字令政院精寫一通箴之可也 上曰一
代雖欲直繼之豈可強以緇之亦豈可自然繼之乎日後
每事必有掣肘之端故爲此矣鳳漢曰今則世孫之孫字
有歸屬矣上曰順承長統義理當然矣禮曹判書趙雲達
曰以東宮服色事敢達矣鳳漢曰於禮無之以爲心制而
見上之服則似當幾乎從吉矣 上曰書筵召對時以何
服爲之則好耶鳳漢曰以臣庶家言之出繼則小祥後爲
黑笠白袍矣 上曰子之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從今以

後東宮嬪宮當爲心制曹筵烏帽白袍燕居黑笠白袍進
見之服袞袍與燕服依前舉行除服一節勿爲磨鍊節目
自內爲之事分付儀曹東宮中宮內人及下屬一遵其服
色事分付鳳漢曰聖壽靈長國本有定臣雖今日溘然何
悔之有 上曰卿若之何鳳漢曰不幸有趙載浩事矣既
有罪名臣亦不知以何以處分仰達而恐是自 上留意
處既是外家而無問安承候之人則豈不如何乎 上曰
豐原君家有之矣只爲豐陵也欲以趙載浩升之以此事
前亦有此心矣右相其宜知之相福曰載浩之兄又有載
淵而已身死故矣鳳漢曰以帶礪勲臣之家且當以時無

問安承候之人豈不未安乎既有此事之後當施恩澤矣
上曰世子稱號重於大院君嬪宮之號亦勝於大院君
夫人矣鳳漢曰其重可言乎 上曰予謂東宮曰修德則
百世享之不能修德則何可言也云爾鳳漢曰聖教於此
至矣盡矣 上曰世孫受天永命之機實在於此矣鳳漢
曰臣於此事亦實無情而眷之聖心可以仰認矣 上曰
此實為宗國矣卿之再次所奏尤是忠臣矣 上曰必也為
此然後將來可以無事矣云以下丙申洗草○伊時上
教即不敢言之義理善有
將來如此如此之類當如此如此此外之意自東宮
以下至入侍大臣諸臣各有奏對之說語云耳
二十二日辰時上御崇政殿頒教入侍時行都承旨尹東

暹左承旨李惟秀右承旨鄭光漢左副承旨趙成德右副
承旨鄭運維同副承旨李潭記事官金容李益銑金煊李
奎緯以次侍立百官四拜後行頒教王若曰云見讀訖
百官四拜 上曰時原任大臣入侍領府事申晚領議政
洪鳳漢右議政金相福以次進伏問候訖 上曰予所處
分將以正名而舉皆顧瞻惟有領相輸忠心於予予用嘉
之 上曰此非有所言而慨然故言之矣今此頒教宜有
陳賀之請終無一人言者誠慨然矣鳳漢曰忿卒之中未
及周思之致也班列尚未散去賀禮可以仍行矣晚曰此
莫非在下者之不善舉行矣今承下教無辭仰達大提學

亦方入來又何亂於致辭乎 上曰可以重事體時原任當胥命矣三大臣退出 傳曰噫今番事爲宗統之大計噫衰暮憊卧之中蹶然而起詣奏先諭仍命上告下布於予之道盡矣而以羣下之道宗統中絕于今復續此宗社莫大之慶今日頒教之日可賀乎否乎漠々無聞沁々行禮不可使聞於隣國當該禮判罷職噫予雖有苦心且當今年今於茲事爲宗祀之慶而不辭今日仍行頒教百官加階陳賀等節依例舉行掌令韓必壽曰今番頒教事體重大陳賀等節係是次第間事該曹不即稟行禮判不可罷職而止請前禮判趙雲達削職 上曰依啓掌令沈穀

曰宗統已正莫大之慶也曷不賀哉 上曰正字好矣噫人君御國必也正名且樊一而聳百噫重事當前衰蒲日甚三日此舉專爲宗社噫宗統已正之言今日初聞掌令沈穀其能言人皆含默者若不褒嘉何能定群志掌令沈穀特爲加階德成曰大臣來納命召矣 上曰時原任大臣安心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領右相命名一體傳授其令入侍三大臣進前奏曰臣等愚迷未及覺察應行之禮自至稽滯實爲惶悚 上曰當局者迷亦非異事命添入赦文仍下教曰若是而後事面定矣致詞及箋文斯速製入可也海春君拯曰孝順賢嬪似當入錄於御牒中矣世孫

嬪則尚未載錄於御牒今番一體入錄而王世孫入學冠禮嬪宮丹封年月日尚未載錄今番一體入錄如何 上曰依爲之

同日戌時上御德遊堂承旨入侍時同副承旨嚴璘右副承旨李潭記事官金容金煊李奎緯以次進伏訖 上命入頒教文本草 傳曰今既定名之後東宮之名不可苟用此後京外文書稱世孫事分付仍命讀頒教文讀訖 上曰此本使玉堂書吏正書一本作丹以入 上曰昨日孝章墓祭文今日所製兩處祭文正書作丹名以寫懷錄入之可也 上曰予每於二十四字實難擔當矣至於弘

倫二字則予實擔當而不歉然矣

二十三日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昨日所命丹子以正宗統寫懷錄書入

同日午時上御敬賢堂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宗簿提調禮堂同爲入侍時右議政金相福行刑曹判書洪象漢兵曹判書李昌壽行副護軍具善行吏曹判書金相喆行副護軍具善復李章吾吏曹叅判徐命臣行判決事李彝章行大司成元仁孫行副護軍沈鏞右尹李澈大司諫洪粹掌令韓必壽校理李宅鎮左副承旨李潭記事官李益煥假注書金煊李奎緯海春君抃禮曹叅議鄭運維以次進伏

訖相福曰臣等愚迷應行之賀禮未及仰請下教之後始
爲舉行聖體久勞儀節未備非直禮官之罪臣等惶悚極
矣一時胥命不足以塞責矣 上曰往事勿說可也今者
此舉非予自斷陟降之所默佑彼蒼之所監臨實爲海東
莫大之慶賀一字本不願聞而昨日之事予反使之自顧
初心雖似可愧而所重在焉故反恭然矣今日賓對即正
宗統後初筵故使世孫特爲侍坐宜坐方席而未及設故
使之立於諸臣入來之時矣予本不濫越上奉陟降亦此
心下接臣僚亦此心耳 上顧世孫下教曰汝之所後父
母有誠孝故受此報也仍又申下教相福曰今此下教

邸下當銘念矣上曰今日筵話史官錄記可也相福曰亦使
中外知之好矣 上曰俄者下教一通余當更爲呼寫奏事後
大臣編次仍留可也相福曰沈毅陞資一來一沈事甚好獎一人
而當聳幾人乎 上拍案下教曰誠知予心矣何如得鼓暴予
意於遠近乎 上曰懿昭酷似予矣世孫漸長多有 予
如矣承旨曰湯劑前待云 上曰噫近者設科稠疊云
上曰右相及編次人仍留可也仍命進前 下教曰予當
呼寫承旨書之可也 傳曰云 上見書訖使史官讀奏云
二十六日卯時 上自 健元陵還宮八侍時行都承旨
尹東暹左承旨鄭光漢右承旨李惟秀左副承旨金華鎮

右副承旨李潭同副承旨嚴璫記事官金容李益煇金煊
李奎緯以次陪從 上入小次命都監堂上入侍領議政
洪鳳漢曰昨日處分出於正宗統之聖斷此實宗社無疆
之慶也臣不勝欽仰忭祝之至小臣終始誤見若不一陳
則聖上何以盡燭乎今適入侍謹當冒萬死畧陳矣小臣
當死而不死身遭史牒所無之境界耿耿寸心惟在於明
義理安宗社伏想聖意亦在於是矣此正君臣一心而至
若齋 殿下教粹然承聞認以聖上此舉只爲杜後弊之
地迷滯之見以爲若此先正之論尤似有力果爲從前所仰
者又申之蓋所見入頭知蓋有間者耳其後詳覽前後聖批更

爲數日深思則 聖上此舉果有使臣大可悟者 太廟
事不必提說只以璫源譜畧言之先朝有孫位 聖上有
子位之教可謂一言而蔽之曰以保世臣以杜後弊自在
其中苟非聖見之高明聖慮之深遠豈有此至正至嚴之
處分臣等恍然覺此之後不勝欽歎只恨前此所見之未
及於此矣陳賀之未及請雖是爲罪猶屬踈率之失而至
於此義未早覺之罪悚然驚心欲於陵役畢後洞陳心事
仍爲待命矣 上曰予所謂卿之意思或入於狹小矣聞
伊日之所奏有真忠臣之教卿之苦心予豈不知一尺爲
宗國之苦心予與卿同而伊日猶以卿心之不如予心慨

然矣今聞卿奏予始釋然矣今以後上下無間無餘蘊矣
卿之待命亦不好不必如此君臣無間豈不大幸宗統尚
未定故予於此日蹶然起而徃昌德宮只奏真殿有此
處分眼中只見宗國矣鳳漢曰安宗國保世臣豈不仰
體聖意而猶覺如此然後始自無許多弊端之大義理是
豈不愚迷乎 聖上雖不罪臣自訟則實無所用矣後
弊有無世臣保不保姑勿論 肅廟與 聖上始有繼
承之宗孫豈非億萬年無疆之休哉 上曰卿之所見
與予意泐然相合予無憂矣須教日宜有致詞陳賀之請
而卿等未及思故予之特命爲之出於杜後弊之意亦所

以保世臣也以先朝事仰達所見精入矣若不初見於此
則必不如是洞陳矣雖以十一寸爲子宗統則自定矣鳳
漢曰雖無此教豈不知哉諸臣亦多初則未覺今乃大悟
者哉今日上下酬酢使諸臣不可不知也 上曰予以卿
爲何以知之卿旣陳之予心釋然矣鳳漢曰思悼世子以
聽政之東宮若無故如是則臣等固當以死爭之今則無
可論矣只自痛心臣等前後屢請 下教之添入者意亦
有在矣 上曰云々

御製表義錄

爲宗國書示後噫壬午夏事其時頒教文中已諭何忍更

提况今又何忍憾嬪於幽冥雖然今予不論誰將言乎噫
以予否德雖不能教訓其母之以此售心予已熟知方其
幼時其力不能及處請予提誨伊後恐父子之恩或傷而
不復言及夫近年勢無奈何則尤不言于予只自焦中畢
竟樹立乃至於此噫媿嬪三十九年奉予平日守執之固
識慮之遠予雖知矣此非紀狀姑舍之若其關係宗社者
則不可不論此誠一國存亡之攸係百代義理之所關豈
不可垂示於後乎昔延年母之中道不入馮昭儀之以身
當熊雖千古稱美此不過一嬪一節之事豈比於今日噫
父不能知臣不能爭民不能訟者爲其母者執大義忘其

私言於其父雖士庶可以保其家王公可以保宗社其功
猶不少况宗國凜綴其若一髮者乎此亦猶大體嗚呼若
無嬪壬午閏五月十三日朝流涕告予之事則予豈有今
日其時事機迫在呼吸非徒宗國之將亡而已當此之時
其當爲予乎爲其子乎此非凡識婦人之所可辦者吁嗟
媿嬪只知有宗國爲予而斷其私恩不如此則國亡矣國
亡則嗚呼二十一日將垂恩於何復號於何因此而惠嬪
得一字率世孫諸王孫而復入嗚呼無此舉不但垂恩復
號之無可施惠嬪將何爲惠嬪世孫亦何爲世孫王孫今
何爲封爵誠可謂義之正而恩之至也嗚呼其時衆皆喘

惴若不知若不聞而神可欺也民可欺乎嗚呼宗國再安
世孫能保萬民紓息吁是誰之功雖欲論於曩時嬪猶在
焉不忍諭矣嗚呼嬪固執義爲此而隱懷亘心雖不形諸
色予則量於不言中矣疾傷三年忍過終制吁嗟禳月從
容以歸於義恩可謂兩全首尾義烈古所未聞嗚呼予之
爲宗國苦心嬪之爲寡躬大義惠嬪知之冲子亦知而雖
然今予不諭孰將諭乎垂恩廟以垂慈恩於斯廟書揭今
於暎嬪廟以守義保社四字書賜此非爲嬪也寔是爲宗
國示後世之意也歲皇朝崇禎戊辰紀元後三甲申季秋
三日題

從享傳教

傳曰洪範一篇之要即建極而以予晚學涼德顧八字之
過隆謂尊此心悚然而執皇極之義勉之不已予於文純
有曠世之感故南溪集刊進之命意已在矣頃者致祭意
亦深矣前者年少無倫之輩通文誣辱既已嚴處聞太學
尚寒之之教頃者太學儒之駭舉非爲先正也意阻其事
而然且豈特八道聯章文純爲苦心與李珥文成前後一
也予則欲體皇極之意而今日覆載之間君臣相學其宜
泯之也哉特召時原任大臣禮判詢問而斷行者意益深
矣意益深矣令該曹特舉先正文純公朴世米從享文廟

之與雖或有奇恠浮囂之輩焉敢異議於其間若有一分
臣分孰敢跳踉關係此事者政院勿呼望

傳曰秉筆承旨李得培奏意外之恠語

李奏以為朴文純
廟事不可自上獨

斷必致紛
紜之故

若不嚴隄防無以息邪說李得培罷職金萃鎮

除授於是承旨沈鏞金應淳金光國李宜老大司憲趙榮
進皆上疏請寢得培罷職之命以重斯文祀典皆罷職教
以外雖托於得培意實在於甚麼君可欺也天可欺乎且
由之為此予果幾歲見欺矣沈鏞等罷職不叙遂以尹東
暹洪趾海李彦衡趙德成及武張志豐為承旨

傳曰文廟從享下教之後尚無舉行草記其欲觀為之乎

事體寒心禮曹判書洪啓禧罷職韓翼暮除授 傳曰修
撰李晉圭不體龍灣不忍復西東之御詩下堂挺身先唱
為此承宣乎有甚麼乎刊名仕版修撰朴師海校理除授前
應教元義孫修撰除授

傳曰夕講大臣同為八侍謝恩禮判韓翼暮夕講八侍知
事韓翼暮特進官朴相德承旨金萃鎮玉堂朴志源金載
順玉堂劄子大槩敢陳微見冀蒙察納事八啓金萃鎮趙
德成朴師海元義孫陳章儒臣一並罷職金龜柱不體月
景像觀其聯名此李得培者類既已罷職金龜柱不體月
臺書賜之意尹勉憲忘祖忘君金龜柱罷職不叙尹勉憲

削職璿派之趨附黨習予嘗深惡李晉奎業已處分李聖奎亦不可罷職而止罷職不叙朴志源聯此劄若思渠高祖焉敢若此有閑彝倫永刊仕版國舅頃者書賜其子而若是欠教其子乃有趨時鰲與府院君金漢耆罷職趙德成牌不進 傳曰其所違牌欲從時體耶且思其父焉敢如此只推更爲牌招 傳曰今者下教四十年苦心爲冲子深戒其教一下怪舉畚至從受過隆之號白首墜建極之心何顏歸拜若是而何敢曰兩明日當躬臨南郊代犧親禱令該曹卽爲舉行

禮曹啓曰文純公朴世米文廟從享事來六月十二日爲

吉云前一日當受於大成殿自前從享之時例有遣禮官賜祭及教書於本家祠堂之規今亦依此舉行而頒教依前例亦行於從享翌日何如 傳曰允

傳曰李商芝入侍舉措放恣金載順永判侍從案

傳曰大司諫南恭著其習可陋削職教曰議論未一背馳建極之樞紳問安時無下答之事皆退去又 教曰首唱駭舉釀成怪舉之李得培永判仕版又 教曰回駕時大臣外文臣勿論堂上堂下皆退去又 教曰蔭官亦有偏論坐下使之者此類尤甚此亦八於未一中 謂從祀議未歸一 回駕時班列只雜職及武臣隨駕蔭官亦退去又 教曰望

八其君爲民祈雨昨日館儒生無掌議色掌在列與否限十年停舉

傳曰金載順昨日入侍所爲陰秘今日內逐送鄉里太學及學掌議色掌三十前年幼不得爲之事定式施行還宮時隨駕文蔭武雜技出身並待令建明門當殿坐 教曰景賢堂召見二品以上陞堂其餘百官在庭 傳曰身爲經筵官莫知其君徒知其黨之時用何鑰牌分付該曹減之

傳曰從享有命國是大定黃口儒生無君恠鬼之說身爲太學班首敢陳於其君表裡和應背馳其君生負魚必明刊名儒籍勿限年停舉當日內放送

十八日入侍時傳曰諸臣雖一時仍爲着帽升堂則亦當君不君臣不臣今日入庭時自大臣儒臣翰注并罷職其他各司官負一并汰去負罪臣申晚洪鳳漢尹東度金相福上疏敢陳滿朝震迫之狀兼暴舉國同情之實伏乞重誅冀收嚴旨事入啓

政院啓曰正言鄭景仁請對下教曰今日臣子何敢喝道聲入來乎先遞差後禁推今日詰昌德奏諸臣之章與冲子見諸臣等宣化門以此分付於是命諸大臣復其職百官亦勿汰去徐命臣大司成除授大駕詣昌德宮諸大臣

皆謝恩八侍時注書李益燒刊名仕籍

傳曰柳得養所奏可見赤心特為陞叙以勵百人是時景賢壺入

侍大臣以下伏庭免冠得養以直長從百官免冠頭甚禿上怪問之侍臣曰彌善柳善養之弟得養也上曰是柳懿之族舍汰去既以同百官仍任隨至景德官立班中上問大臣以下以次進對有今為偏論者是亂臣賊子至得養隨眾以對仍問汝以柳懿事為何如曰豈敢以為是乎遂有是教

五月搢紳疏批曰今者之章其果一皆赤心而然耶予見多矣予不信也頃者却膳閉閣之時豈復有此黨規其所為猶復若前乙亥受號之後外他無黨一少字猶不忘焉以此觀之其君果有建極之聖功乎今日定從享若是甲乙其無臣分四十年主人非真君而何此非斥先正即斥

建極也意實大不敬今日特召大臣以下於便殿中洞諭四十年亘中之懷烏可已也若是下教所謂百官見諸臣之免冠強勉猶不下地假承旨假史官之陞殿也何心舉頭仰望有若觀光極涉無嚴故其命白頭終不肯為此等之人雖百年竄配心已不止決不草心是時大臣以下皆命上殿有班中仰視者上命白首皆不肯從也以宗臣為堂后者聞息惻之教亦不低首今日若此他日何言李得培李商芝極是回邪載順何足道哉今者大小臣僚見一孝字其不若仇敵此亂臣賊子也今日四次析而又將欲親行而今無大臣無卿宰無百官而便殿只有假承旨一人假史官三人吁嗟軍

辨摠管替行此四百年所無之事而聯名請譴喝導而詣
臺若放恣何心名帖今日臺閣景仁竟也當詣昌德宮奏
卿等之意此章箴于史閣與冲子當見卿等於熙政堂矣
傳曰前正言鄭景仁曾前兩司逡巡爲事昨日諸臺手脚
忙亂南恭著心雖陋矣意猶可言鄭景仁端川府定配當
日押送

傳曰今日宜先正士習昨夜下教之時大司成所對唯
意猶殊常今已日高只得一掌議而來所見寒心大司
成徐命臣稷山縣投畀當日押送昨日食堂今日不來諸
儒生一併削名儒籍六鎮散配掌議宋緯明限十年停舉

叅判趙明昂大司成除授即備兩掌議四色掌率來傳
曰飭教之下右承旨李彦衡周遮成均館典僕阿護儒生
成歡驛徒三年定配即日押送傳曰昨日下教宜先
此等人前注書李益煥巨濟府勿限年定配倍道押送吏
曹右承旨權導左承旨金華鎮右副承旨洪趾海同副承
旨李福源

傳曰徐有元頃者黨習心常惡之而今番搢紳疏陳章亦
不衆焉自陷於無所不至之科永刊仕版黑山島爲民當
日倍道押送世人或有以士夫待之此無父無君者也以
此明諭徐迥修徐有元之子永刊青衿之案謝恩知經筵

李昌壽執義柳善養禮祭趙暎議閔百興持平金普淳
鄭煥猷大司諫具允鈺獻納申應顯掌令黃寂彦知事洪
啓禧掌令李東恭正言李昌任司諫鄭恒岭同經筵鄭弘
淳參劄儒臣削職現告前衆判李鼎祐在簡前牧使李時
中商芝前都事尹之彥勉憲傳曰今聞大臣所奏徐有
元名已帖云并分揀府院君金漢耆叙用 傳曰今番處
分中推恩者令該曹告身一併取來燒之卽燒告身之後
渠焉敢一刻不廢其若不爲此亦無臣節也以此卽爲嚴
飭今日內舉行按此後還
二十八日傳曰文純公從享禮祭時衆祭儒生得雨後當

親臨製述特爲除講分付

傳曰從享不衆青衿除名青衿錄祭畢後捧袖舉案書啓
事分付大今日製述時 傳曰居首幼學李命彬直赴殿
試大明傳曰噫昔年侍湯中李秀哲特放此亦 聖意攸
在旣已事同其父配享何室况又文廟從享乎今日特爲
分揀亦仰體百年盛意也朴弼渭特爲蕩滌弼渭文純子
已卯科獄罪

文臣月課

傳曰今覽月課製述单子無緣不作者至於數百十之多
若是慢蹇其中在京人明日當 親臨製述更外者無緣

不進者過祭後禁推過兩月課後當爲勘律製述中講經
登科者當爲分揀以此分付今日五親臨製述八侍時傳
曰三朔限制古例可觀一百五十餘人公然不作可謂寒
心故乃有此舉明日當試一文再明日又試一文三考更
外者限一朔禁推過一朔後更製當處分更外人不作者
退到人明日來會賓廳承旨受題捧券牌招大提學八侍
科次三考亦依此舉行

長淵乱臣

長淵邊將金姓人貪虐不法民不堪乃相聚生埋其人
傳曰千餘名作黨成羣作此萬古所無之事以宋祖寬仁

之德政因一爭功梟示數百餘人况此乎今令御史按覈
今覽啓聞地上覆茵覆土作塚云尤爲慘忍此六囚外白
元允先唱發通身爲風憲釀成其亂即遣宣傳官與道臣
御史眼同大張鐘鼓咸聚一縣之民白元允白應允八人
回示三匝一併梟首高掛八竿其餘脅從者貫耳回示三
匝後各決棍百度

具庠罷職

正言具庠啓武王禁酒猶曰祀茲酒周官五齊酒醴並說
以醴代酒至於釀五穀之精取郁烈之氣灌地獻神以酒
爲本萬一國中有酒而只闕於廟則其情禮之缺事面之

虧當如何哉伏乞更加三思焉。上曰祭享代醴非徒誠淺亦甚悚焉而今日若降太室用旨酒之令則舉國波蕩酒禁蕩然祭不敢瀆况奏何瀆五穀之說其亦有理始臣所奏其誠可尚令太常稟知。

領相洪鳳漢啓曰臺臣所奏太廟用酒既未蒙允而中外不知之人以爲新始進言酒禁快解犯者相續更加申飭何如。上曰祭享用醴國中有酒尋常悚然又聞或弛酒禁云不可不飭正言具庠罷職。

犯酒人親問

時潛釀人自捕廳現捉。傳曰今聞被捉以士爲名者甚

夥當殿座興化門大會士民親問以士爲名者令秋曹具枷杻待令。

傳曰犯釀罪人李昌福崔弘俊朴弼良李洙具以士子親問之時綻露無餘六鎮爲民當日押送曹允載親問之下巧飾欺隱三水府爲民權喬卽梟示發啓權極之四寸恣釀後庭地中贓物現捉黑山島爲民權尚謙雖在他家捉酒於渠家海南縣爲民四部官并施徒配之典當日押送

垂恩廟移建

是歲春建思悼廟於杜洞洗心臺暎嬪宮側既成。上歷臨視之。傳曰新建宏壯丹青過於太廟齋室豈可以

此視世孫乎此類漢之未央其欲撤去以香大廳爲齋室
其他一依圖形中存減領相既承 下教凡事問而行之前
後戶判從重推考前後監董官令該府處之五月二十一
日思悼世子大祥世孫宮二品以上問安六月十九日大
臣洪鳳漢尹東度金相福禮判李之億入侍 傳曰今番
先農壇親禱之日過埤門大覺其覺伊時入廟之日當過
乎此道噫予則全其恩而復其號建廟神輦當作鳳頭之
聲過也上而陟降之心謂予何哉下而思悼之心必也惶
感正宗統之後此乃大關節也所重在焉何拘其細決意
而召大臣而下都思悼廟定於東村村尾凡物將洗心所

建者以建雖值動駕禫日以初丁舉行建廟若及其同日
舉行戶曹郎 思悼廟移建基址覆審後入侍事 下教
傳曰入廟日當 親臨奠酌以此分付故世子之稱日
後難便廟墓以垂恩爲號事分付

金應淳疏

論享需減定

七月承旨金應淳疏曰頃日院議之啓以奉常之減定享
需有欲陳啓者而其間自有參差之見議遂寢焉日昨又
見故叅判韓聖佑墓文先朝有減定享需之議聖佑引朱
子說曰今不能大計上下冗費悉行減罷而先減享需豈
不未安云臣既知誤不能一言則不但負臣心意亦負

僚臣也顧今上下冗費之可減者豈但止於太常我朝享
需當日諸臣所以參考禮典定爲式例至爲的當若以某
需某件有違古例議其更定則可也若遽減其茶食藥果
之數真末減幾斗油清減幾升而計其除其一年貢價亦
不過二千石云々以堂々千乘之國豈可以二千石而遽
減其不當減者乎今以各司冗費言之騎省之衛所軍騎
不能察也軍門之軍色不能禁也度支之雜物色惠廳之
原剩米皆歸於濫用而此外尾閭之泄可合查減者殆不
知幾千萬而乃爲此十分苟艱之舉耶○領相上疏自訟
金又對疏曰今此享需之遵古酌定臣亦非不知其恰當

而我朝式例本不過豐又加節損豈非萬々未安耶目今
有減省者何限而遽先就莫重祭享議其減定何也新定
之式大僚雖曰無欠臣則決不知其爲穩也大僚既以臣
疏不得參班臣亦徑出云々

初領相建言享需多寡不齊請修整之蒙允洪乃擅減祭
需而不復聞於上人皆駭之至是因久旱政院陳啓將草
啓辭都承旨趙曦將言其事應淳等諸承旨皆止之既而
外議以爲應淳本媚領相而得至是今乃止其事謗議諠
然金乃悶甚思以自脫乃作此疏得罪於大臣遂不敢留
京乃呈辭出近郊以見縮伏謝罪之義久而得除兵議亦

不入辭述

掌隸院革罷

十月領相洪鳳漢所啓掌隸院本是秋曹所屬衙門近來便作冗官自古多有革罷之議今秋曹京兆革弊之時仍罷掌隸院屬之秋曹何如 上曰諸議何如左右相金相福尹東度及判書洪啓禧洪象漢尹汲韓翼暮李昌壽李之億金相詰武將具善行具善復衆判洪隣漢趙曦皆從領相議 上曰依爲之領相又啓文臣通政以上甚多而判決事今又革罷曹司衛將二窠并以文臣直差仍帶五衛將何如依啓

申暲處分

初文純公朴世采從享文廟之時皆以爲用調停論議之功也贊善申暲以文純外孫欲爲之解其謗乃上疏言文純未嘗主調停如今時人也因攻丁未以後主蕩平之人於是衆判李滌上疏力言蕩平治化之隆乃由時宰數三人之功而歷舉洪致中趙文命金在魯等及其祖故相堦爲言上答事已貼然四十年苦心望八乃遂可以有辭於後世矣今予尊奉先正其本建極矣先正之暇食聖廟所重亦建極也予雖涼德自爲其任不辭二字謂建極尊辨則其孫安敢復提以八字加之於君爲臣安敢浮議復令傳諭

史官重言戎之其章亦紙上之冷談亦非為祖卞誣一何
張大

於是申暲復上疏曰臣得見近者所謂李澂疏以為臣前
疏當著其祖故相臣李塏費辭詆斥臣之原疏蓋為先正
之道不明一種假冒之徒憑公濟私貽累先正故不得不
明先正之本末斥時宰之差謬乃其憑藉主張自有其人
如故相李塏者臣何嘗經意而論及哉澂蓋枉用心慮而
若其以時宰所謂為源於先正不謀而同泐然而合則惜
狀甚而無忌憚矣先正平日悶朋黨之禍主皇極之志曾
出正大公平嚴忠逆而別賢邪去偏私之弊此洪範之極

致故甲戌重入之初惓惓於章奏者無非嚴懲討勵名義
而後已辛丑之變觀甲戌又何如也使先正及見之則必
將沫血致討劈義理之源頭鋤亂賊之根株惟恐不力唯
彼數三時宰目擊辛丑之變身當戊申之餘而昧懲討之
義明身家之私前帝後碍宿處難忘東摸西擬唯利是求
於是假借名目營之窠窩占界於忠逆之間迷蔽於漢賊
之際以便宜三窟之說各為苟容并進之計天經地義倚
閣一邊甲乙彼已只管參合始謂踈通罪累之稍輕從而
泛濫凶孽之餘燼合薰猶冰炭之異而囿不白不黑之域
中間數十年義理沉淪公議闕鬱士夫之廉義喪而壞國

家多少之事累 殿下平明之治者皆誰之故也時宰之反先正病人國者如此猶慮夫世有公議秉義而斥之私意易綻家計不牢則妄引經訓曲證先正為傳會文致之計而周官授何官於熙聖乎誠使箕聖之旨如此則洪範一篇甲戌諸奏何不贅寧考以并收熙黯之徒而 殿下方且斥之之不暇又何從而曠感乎時宰之所為干先正何事而上以擬之簡賢侮賢極矣而 殿下不賜呵斥臣竊惜焉抑激疏以義理未雪不立朝者凶肚未化不革面者對待獲舉同歸之於潰裂之科而伐世德之弛綸彼此秉義難進者自不當污合而其欲漫忠逆而一之則何其害

義之甚也凶肚而不革面則是亦凶肚而已為大臣任國事者力聲討鷹鷂逐可也謂之潰裂而欲與和合何也臣所謂炭和水者此也雖則曰扶護正議剗削凶孽而如果扶抑分明措置得宜懲討之大經贊神聖之令典則宜兩相臣復官何以始在於庚申諸巨魁之伸法何以追行於乙亥耶所始復者出自宸衷所追伸者遲待乾斷則烏在其扶護而剗削乎然善揚者升乎始而謂之致嚴於忠逆賢邪而系之曰調停乎朝著致嚴者既無可見而調停者豈為是說者忠逆與賢邪陰陽而冰炭也惟是區別之未盡而尚可調停而保合乎時宰之案政坐乎此則臣所

謂糴忠逆混賢邪者又未始不着題矣今激疏所以極口
卞之者乃反所以實之也而猶且自附於洪範之訓先正
之道人心之陷溺義理之不明一至此哉苟不知調停之
與混諸一而非二則亦無怪乎假聖經誣先賢而不自覺
也臣又何與之辨哉

疏入上震怒

其疏有廉來黷道之說事涉先朝也

召大臣卿宰詢問領相洪

鳳漢進言請竄之乃免為庶人配機張前相申晚言其太

過命罷職三司官不言申罪者皆罷職仍命閔弘烈投畀

以秋時上疏

林擬用之事

徐志修削職

以昨午請舉擬山林事

又命宋明欽

昨

春上疏有三

洪啓能金亮行并降為庶人

并以昨春上疏事

尹鳳

九削版

以山林領袖

李明煥給牒事還收前命又製下嚴隄防

裕後昆綸音一通前副學金時察執義朴致隆

時在

及申

暲李明煥等後嗣王勿得舉用又命納疏章之在政院者

所書尊號中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八字

丙子李天輔等所上

親筆

抹下領相請還收不允又藥院湯劑不進御領相因下

教出闕外悉召縉紳文蔭武軍職前啣及罷職人當夜上

疏盛稱朋黨之禍申暲之罪請自今不敢復為黨論仍請

還收尊號事

疏文見下

不允兩司玉堂請對皆不允猷納韓必

壽言曰此尊號乃仁元大妃時所進者不可如此始許還

收仍命必壽除承旨

是時太學班首以宋申事將上疏救之發論簡通掌議則
俞漢緯徐宅修皆補在鄉不署謹悉於是諸生捲堂而出
上聞之下教以為當躬守聖廟當夜由集春門出臨太
學御明倫堂因奉審聖廟學中無一儒搜聚於泮村得若
干儒生大司成金尚重詭言將謁聖試士知委城內外諸
儒皆赴既而知其非實皆還走門上將入聖廟命守僕開
以為此門非掌議不開命下獄又命他明日還宮仍命京
守僕亦如之亦下獄令他守僕啓之中儒生盡停舉其鄉儒之四祖無顯官悉差館學掌議鄉
儒具聖王者因奏事拜禮賓寮奉鄉儒金和者稱館學疏
陳申暲之罪一如措紳疏優獎之大司諫趙德成上疏陳

朋黨之害仍曰自今朋黨者以其罪之自上不必貶損

云之罷職吏判李益輔開政金尚重金鍾正通大成一則以

論一則以藝學申通蔡濟恭南人受點洪名漢為同經以達

亦南人沈鏞特除刑判仍革罷咨議官典籍金益聲者當百

官詢問時對以山林一時削逸為過舉命削罷尋命黑山

島為庶人

方申暲被罪日承旨金鍾正申之婚入侍書傳教不能出

一言救之上以為公心乃擢都承旨又除禮議吏判李

益輔又通擬大成鍾正上疏辭免不允尋拜義州府尹遂

赴任鍾正上疏曰臣之寵擢伊日下教若取於臣之處

義不勝惶恧之地假使臣有能酌量公私自處得宜何足
褒賞而超擢之恩夤緣婦翁之罪譴而晏然承膺則人將
謂臣何哉舅甥之間因此而媒榮無顏對人惶愧傷心直
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

全赴義州明年解還又上疏投
遠見下丙戌春申暉奉請所

不
敢

措紳疏

伏以嗚呼黨論之禍可勝痛言哉其端消其害滔天古
之朋黨止於一世今之朋黨作為世守以至亂國家而極
世道嗚呼黨論之禍可勝言哉凶孽不悛朋黨故也朝著
不清朋黨故也數百年喬木世臣分割門戶各懷秦越心

腹雖其略有知識稍能拔出者因其黨習膠固自不覺其
墜落科臼上而負國下而害家嗚呼黨論之禍可勝言哉
唯我殿下閱歷百變人之黨孽如日月之燭幽陶鎔四紀
俾世臣如天地之覆物使之懲創感化使青丘大小臣僚
咸趨於體天建極之下舉囿於聖功神化之中 聖上鞏
固宗邦奠安臣隣之盛德大業同符於箕聖洪範而若其
曠世相感先正臣朴世采是也向是承佐諸臣實出於斷
苦心而臣等之進身而立 殿下之庭藉手而輔 殿
下之治者亦推此道而已此道即先正遵洪範之道也即
亦諸臣之遵先正之道也噫彼申暉以先正之孫乃敢投

進駭章於從祀之後掩翳先正無黨之道背馳 殿下建極
之化况其句語之驚心已悉於昨日請罪之奏而今則不
惟曠自速大戾宋明欽等諸人亦已嚴處聖斷赫然群情
自戢從今以往孰敢有萌舊習而蹈前轍者乎况臣等官
雖有高下跡雖有疎近莫非我 殿下陶甄之物臣等之
不敢爲黨習 殿下已所俯燭而臣等亦有一段秉彝瞻
殿下非常之舉承 殿下罔極之教心墮膽墜直欲無
生雖未及親承者傳聞所及莫不遑遑舉皆同情臣等之
本來心跡前日之聯章在焉神鬼之傍臨森焉不但臣益
加相勉苟有干邦典而售舊套亦當張目請討如鷓逐雀

爲人臣如是質言豈敢負其心負君父哉抑臣等連日所
還納而仰請者一日不得請則臣不得爲臣國不得爲國
殿下何不念國體之至重亦不以臣分待臣下乎伏願
殿下亟賜矜察勉循群情千萬祈祝之至



